孫子十家註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著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孫子十家註

(二)

孫星衍
吳人驥
校

孫子十家註卷五

勢篇

曹公曰用兵任勢也李筌曰陳以形成如決積水之勢故以是篇次之勢之變也善戰者能任勢以取勝不勞力也張預曰兵勢以成然後任勢以取勝故次形篇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曹公曰部曲爲分什伍爲數孟氏曰分隊伍也數兵之大數也分數多少制置先定

李筌曰治衆用

兵者將鳴一金舉一旌而三軍盡應號令既定如寡焉杜牧曰分者分別也數者人數也言部曲行伍皆分別其人數多少各任偏裨長伍訓練昇降皆責成之故我所治者寡也韓信曰多多益辦是也

陳皞曰若聚兵既衆卽須多爲部伍部伍之內各有小吏以主之故分其人數使之訓齊決斷遇敵臨陳授以方略則我統之雖衆治之益寡梅堯臣曰部伍奇正之分數各有所統王晳曰分數謂部曲也偏裨各有部分與其人數若師旅卒兩之類張預曰統衆既多必先分偏裨之任定行伍之數使不相亂然後可用故治兵之法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爲伍五人爲列二列爲火五火爲隊二隊爲官二官爲曲二曲爲部二部爲校二校爲裨二裨爲軍遞相統屬各加訓練雖治百萬之衆如治寡也

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

曹公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　杜牧曰旌旗鐘鼓敵亦有之我安得獨爲形名鬬衆如鬬寡也夫形者陳形也名者旌旗也戰法曰陳間容陳足曳白刃故大陳之中復有小陳各占地分皆有陳形旗者各依方色或認以鳥獸某將某陳自有名號形名已定志專勢孤人自爲戰敗則自敗勝則自勝戰百萬之兵如戰一夫此之是也　陳皞曰夫軍士既衆分布必廣臨陳對敵遞不相知故設旌旗之形使各認之進退遲速又不相聞故設金鼓以節之所以令之曰聞鼓則進聞金則止曹說是也　梅堯臣曰形以旌旗名以采章指麾應速無有後先　王晳曰曹公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晳謂形者旌旗金鼓之制度名者各有其名號也　張預曰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鼓鐸視不相見故爲旌旗今用兵既衆相去必遠耳目之力所不聞見故令士卒望旌旗之形而前却聽金鼓之號而行止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故曰此用衆之法也

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

曹公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　李筌曰當敵爲正傍出爲奇將三軍無奇兵未可與人爭利漢吳王濞擁兵入大梁吳將田伯祿說吳王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不從遂爲周亞夫所敗此則有正無奇　杜牧曰解在下文　賈林曰當敵以正陳取勝以奇兵前後左右俱能相應則常勝而不敗也　梅堯臣曰動爲

奇。靜爲正。靜以待之。動以勝之。　王晳曰。必當作畢。字誤也。奇正還相生。故畢受敵而無敗也。　何氏曰。兵體萬變。紛紜混沌。無不是正。無不是奇。若兵以義舉者正也。臨敵合變者奇也。我之正使敵視之爲奇。我之奇使敵視之爲正。正亦爲奇。奇亦爲正。大抵用兵皆有奇正。無奇正而勝者。幸勝也。浪戰也。如韓信背水而陳。以兵循山而拔趙幟。以破其國。則背水正也。循山奇也。信又盛兵臨晉。而以木罌從夏陽襲安邑。而虜魏王豹。則臨晉正也。夏陽奇也。由是觀之。受敵無敗者。奇正之謂也。尉繚子曰。今以鎛鉏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　張預曰。三軍雖衆。使人人皆受敵而不敗者。在乎奇正也。奇正之說。諸家不同。尉繚子則曰。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曹公則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李衞公則曰。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此皆以正爲正。以奇爲奇。曾不說相變循環之義。唯唐太宗曰。以奇爲正。使敵視以爲正。則吾以奇擊之。以正爲奇。使敵視以爲奇。則吾以正擊之。混爲一法。使敵莫測。茲最詳矣。

兵之所加。如以碬（按碬當爲碫。从段。唐以後多遐音者。以字之譌而作音也。至王晳又以治鐵之鍛當之。更謬。）投卵者。虛實是也。

曹公曰。以至實擊至虛。　孟氏曰。碬石也。兵若訓練至整。部領分明。更能審料敵情。委知虛實。後以兵而加之。實同以碬石投卵也。　李筌曰。碬實卵虛。以實擊虛。其勢易也。　梅堯臣曰。碬石也。音遐。以實擊虛。猶以堅破脆也。　王晳曰。鍛治鐵也。　何氏曰。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　張預曰。下篇曰。善

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此虛實彼我之法也。引致敵來。則彼勢常虛。不往赴彼。則我勢常實。以實擊虛。如舉石投卵。其破之必矣。夫合軍聚衆。先定分數。分數明然後習形名。形名正然後分奇正。奇正審然後虛實可見矣。四事所以次序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曹公曰。正者當敵。奇兵從傍擊不備也。杜佑曰。正者當敵。奇者從傍擊不備。以正道合戰。以奇變取勝也。李筌曰。戰無其詐。難以勝敵。梅堯臣曰。用正合戰。用奇勝敵。何氏曰。如戰國廉頗爲趙將。秦使問曰。秦獨畏趙括耳。廉頗易與。且降矣。會頗軍多亡失數敗。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間之言。使括代頗。至則出軍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絕趙軍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兵分爲二。糧道絕。括卒敗。又唐突厥犯塞。煬帝令唐高祖、與馬邑太守王仁恭、率衆備邊。會虜寇馬邑。仁恭以衆寡不敵。有懼色。高祖曰。今主上遐遠。孤城絕援。若不死戰。難以圖全。於是親選精騎四千。出爲遊軍。居處飲食。隨逐水草。一同於突厥。見虜候騎。但馳騁遊獵耳。若輕之。及與虜相遇。則掎角置陳。選善射者爲別隊。持滿以待之。虜莫能測。不敢決戰。因縱奇兵擊走之。獲其特勒所乘駿馬。斬首千餘級。又太宗選精銳千餘騎爲奇兵。皆黑衣元甲。分爲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咬金等分統之。每臨寇。太宗躬被元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向摧殄。常以

少擊之賊徒氣懾又五代漢高祖在晉陽郭進往依之漢祖壯其材會北虜屠安陽城因遣進攻拔之戎人遁去授坊州刺史虜主道斃高祖出奇兵井陘進以間道先入沼北因定河北此皆以奇勝之迹也張預曰兩軍相臨先以正兵與之合戰徐發奇兵或擣其旁或擊其後以勝之若鄭伯禦燕師以三軍軍其前以潛軍軍其後是也

故善出奇者北堂書鈔作善出兵按作兵者義長也後人以其如天地如江河之言臆改爲奇耳宋時諸本則皆作奇故鄭友賢云不言正闕文也無窮如天地

李筌曰動靜也

不竭如江河

杜佑曰言應變出奇無窮竭李筌曰通流不絕張預曰言應變出奇無有窮竭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

杜佑曰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王興而復廢言奇正變化或若日月之進退四時之盛衰也李筌曰奇變如日月四時虧盈寒暑不停張預曰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互盛而復衰喻奇正相變紛紜渾沌終始無窮也

聲不過五

李筌曰宮、商、角、徵、羽也

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

李筌曰。變入八音。奏樂之曲。不可盡聽。

色不過五。

李筌曰。青、黃、赤、白、黑也。

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北堂書鈔觀作視。味不過五。

李筌曰。酸、辛、鹹、甘、苦也。

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

曹公曰。自無窮如天地已下。皆以喻奇正之無窮也。李筌曰。五味之變。庖宰鼎飪也。杜牧曰。自無窮如天地已下。皆喻八陳奇正也。張預曰。引五聲五色五味之變。以喻奇正法生之無窮。

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

李筌曰。邀截掩襲。萬途之勢。不可窮盡也。梅堯臣曰。奇正之變。猶五聲五色五味之變無盡也。王晳曰。奇正者。用兵之鈐鍵。制勝之樞機也。臨敵運變。循環不窮。窮則敗也。何氏曰。六韜云。奇正發於無窮之源。原本作孟氏。按合注之例。孟氏在前。今置於此。當是何氏注傳寫誤耳。改從何氏。張預曰。戰陳之勢。止於奇正一事而已。及其變而用之。則萬途千轍。烏可窮盡也。

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李筌曰。奇正相依而生。如環圍圓。不可窮倪也。梅堯臣曰。變動周於不極。王晳曰。敵不能窮我也。何氏曰。奇正生而轉相爲變。如循歷其環。求首尾之莫窮也。張預曰。奇亦爲正。正亦爲奇。變化相生。若循環之無本末。誰能窮詰。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埶也。

孟氏曰。勢峻則巨石雖重不能止。杜佑曰。言水性柔弱。石性剛重。至於漂轉大石。投之滂下。皆由急疾之流。激得其勢。張預曰。水性柔弱。險徑要路。激之疾流。則其勢可以轉巨石也。

鷙鳥之疾。御覽作鷙鳥之擊。按當作擊。詳注意。惟李筌本作疾。呂氏春秋云。若鷙鳥之擊也。搏攫則殪。至於毀折者。節也。

曹公曰。發起擊敵。杜佑曰。發起討敵。如鷹鸇之攫搏也。鸇通典作鷐。搏原本作撮。必能挫折禽獸者。皆由伺候之明邀。得屈折之節也。王子曰。鷹隼一擊。百鳥無以爭其勢。猛虎一奮。萬獸無以爭其威。李筌曰。柔勢可以轉剛。況於兵者乎。彈射之所以中飛鳥者。善於疾而有節制。杜牧曰。勢者自高注下。得險疾之勢。故能漂石也。節者。節量遠近則攫之。故能毀折物也。梅堯臣曰。水雖柔。勢迅則漂石。鷙雖微。節勁則折物。王晳曰。鷙鳥之疾亦勢也。由勢然後有搏擊之節。下要云險。故先取漂石以喻也。何氏曰。水能動石。高下之勢也。鷙能搏物。能節其遠近也。張預曰。鷹鸇之擒鳥雀。必節量遠近。伺候審而後

擊。故能折物。尉繚子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擊。李靖曰。鷙鳥如擊。卑飛斂翼。皆言待之而後發也。

是故善戰者其勢險。原本勢井作勢。按鶡冠子云。勢急節短。不作勢者。古無勢字也。今改正。篇內井同。

曹公李筌曰。險猶疾也。杜牧曰。險者言戰爭之勢。發則殺人。故下文喻如彍弩。王晳曰。險者所以致其疾。如水得險隘而成勢。

其節短。

曹公李筌曰。短近也。杜佑曰。短近也。節斷也。短近言能因危取勝。以遠擊近也。杜牧曰。言以近節也。如鷙鳥之發。近則搏之。力全志專。則必獲也。梅堯臣曰。險則迅。短則勁。故戰之勢。當險疾而短近也。王晳曰。鷙之能搏者。發必中。來勢遠而所搏之節至短也。兵之乘機。當如是耳。曹公曰。短者近也。孟氏同杜牧註。張預曰。險疾。短近也。言善戰者。先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然後立陳。使部伍行列。相去不遠。其進擊則以五十步爲節。不可過遠。故勢迅則難禦。節近則易勝。

勢如彍弩。節如發機。

曹公曰。在度不遠。發則中也。杜佑曰。在度內不遠。發則中。彍張也。言形勢之彍。如弩之張。奔擊之易。如機之發也。故太公曰。擊之如發機。所以破精微也。原本無。今據通典補。李筌曰。弩不疾則不遠。矢不近則不

中勢尙疾節務速　杜牧曰曠張也如弩已張發則殺人故上文云其勢險也機者固須以近節量之然後必能中故上文云其節短短乃近也此言戰陳不可遠逐敵人恐有隊伍離散斷絕及爲敵所乘也故牧野誓曰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以近也　陳皞曰弩之發機近則易中戰之遇敵疾則易捷若趨馳不速奮擊不近則不能克敵而全勝　賈林曰戰之勢如弩之張兵之勢如機之發　梅堯臣曰曠音霍曠張也如弩之張勢不逡巡如機之發節近易中也　王晳曰戰勢如弩之張者所以有待也待其有可乘之勢如發其機　何氏曰險疾也短近也此言擊戰得形便如張弩發機勢宜疾速仍利於便近不得追擊過差也故太公曰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　張預曰如弩之張勢不可緩如機之發節不可遠言趨利尙疾奮擊貴近也故太公曰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

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

曹公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車騎原本作卒騎者誤從通典改正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　杜佑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紛紛旌旗像紜紜士卒貌言旌旗翻轉一合一離士卒進退或往或來視之若散擾之若亂然其法令素定度幟原本譌作職從通典改分明各有分數擾而不亂者也車騎齊轉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渾渾車輪轉行沌沌步驟奔馳視其行陳縱橫圓而不方然而指趨各有所應故王子曰將欲內明而外暗內治而外混所以示敵之輕己者也渾胡本反沌陟損反據通典御覽補　李

筌曰紛紜而鬬示如可亂旌旗有部鳴金有節是以不可亂也渾沌合雜也形圓無向背也示敵可敗而不可敗者號令齊整也　杜牧曰此言陳法也風后握奇文曰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音機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此之是也奇者零也陳數有九中心有零者大將握之不動以制四面八陳而取準則焉其人之列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及表乃止進退疾徐疏密之節一如戰陳表乃旗也旗者蓋與民期於下也握奇文曰先出遊軍定兩端蓋遊軍執本方旗先定地界然後軍士赴之兵於旗下乃出奇正變爲陳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此則八陳遺制握奇之文止此而已其餘之詞乃後之作者增加之以重難其事耳夫五兵之利以威天下五兵同致天獨有弧矢心聖人獨言弧矢能威天下不言他兵何也蓋戰法利於弧矢者非得陳不見其利故黃帝勝於蚩尤以中夏車徒制夷虜騎士此乃弧矢之利也在於近代可以驗之者晉武時羌陷涼州司馬督馬隆請募勇士三千平之募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軍西渡溫水虜樹機能以衆萬計遏隆隆依八陳法且戰且前弓矢所及人皆應弦而倒誅殺萬計涼州遂平隋時突厥入寇楊素擊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虞胡騎奔突皆戎車徒步相參舁鹿角爲方陳騎在其內素至悉除舊法令諸軍各爲步騎突厥聞之以手加額仰天曰天賜我也大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一戰大破之此乃以徒制騎士若非有陳法知開闔首尾之道安能制勝也曲禮曰行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

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司農云。以四獸爲軍隊。象天也。孔疏曰。此言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但不知作之何如耳。何徹云。畫此四獸於旌旗上。以標先後左右之陳也。急善其怒。言其卒之勁利威怒。如天之怒也。招搖北斗杓第七星也。舉此則六星可知也。陳象天文。卽北斗也。復曰。進退有度。鄭司農註曰。度謂伐與步數也。孔疏曰。如牧野誓云。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也。復曰。左右有局。鄭司農註曰。局是部分。孔疏曰。言軍之左右。各有部分。進則就敵。退則就列。不相差濫也。下文復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返兵。交遊之讎不同國。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此言讎辱。至於戰爭。期在必勝。故不可不知陳法也。其文故相次而言。乃聖賢之深旨矣。軍志曰。陳閒容陳。足曳白刃。隊閒容隊。可與敵對。前禦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陳。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奔迸。退無違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此亦與曲禮之說同。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今夔州州前諸葛武侯以石縱橫八行。布爲方陳。奇正之出。皆生於此。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也。諸葛出斜谷。以兵少但能正用六數。今盩厔司竹園乃有舊壘。司馬懿以十萬步騎不敢決戰。蓋知其能也。梅堯臣曰。分數已定。形名已立。離合散聚。似亂而不能亂。形無首尾。應無前後。陽旋陰轉。欲敗而不能敗。王晳曰。曹公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矣。晳謂紛紜鬬亂之貌也。不可亂者。節制嚴明耳。又曹公曰。車騎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

也。皆謂渾沌、形圓不測之貌也。不可敗者。無所隙缺。又不測故也。　何氏曰。此言鬬勢也。善將兵者。進退紛紛、似亂。然士馬素習。旌旗有節。非亂也。渾沌形勢。乍離乍合。人以爲敗。而號令素明。離合有勢。非可敗也。形圓無行列也。　張預曰。此八陳法也。此黃帝始立邱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井字之形。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爲閑地。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紜聚散。鬬雖亂而法不亂。渾沌交錯。形雖圓而勢不敗。所謂分而成八。復而爲一也。後世武侯之方陳。李靖之六花。唐太宗之破陳樂舞。皆其遺制也。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彊。

曹公曰。皆毀形匿情也。　李筌曰。恃治之整。不撫其下而多怨。其亂必生。秦幷天下。銷兵焚書。以列國爲郡縣。而秦自稱始皇。都關中。以爲至萬代有之。至胡亥矜驕。陳勝吳廣乘弊而起。所謂亂生於治也。以勇陵人。爲敵所敗。秦王苻堅鼓行伐晉。勇也。及其敗聞風聲鶴唳。以爲晉軍。是其怯也。所謂怯生於勇也。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陵晉於黃池。陵越於會稽。是其彊也。爲越所敗。城門不守。兵圍王宮。殺夫差而幷其國。所謂弱生於彊也。　杜牧曰。言欲僞爲亂形。以誘敵人。先須至治。然後能爲僞亂也。欲僞爲怯形。以伺敵人。先須至勇。然後能爲僞怯也。欲僞爲弱形。以驕敵人。先須至彊。然後能爲僞弱也。

賈林曰。恃治則亂生。恃勇彊則怯弱生。　梅堯臣曰。治則能僞爲亂。勇則能僞爲怯。彊則能僞爲弱。

王哲同梅堯臣註。何氏曰。言戰時爲奇正形勢以破敵也。我兵素治矣。我士素勇矣。我勢素彊矣。若不匿治勇彊之勢。何以致敵。須張似亂似怯似弱之形以誘敵人。彼惑我誘之之狀。破之必矣。張預曰。能示敵以紛亂。必己之治也。能示敵以懦怯。必己之勇也。能示敵以羸弱。必己之強也。皆匿形以誤敵人。

治亂數也。

曹公曰。以部曲分名數爲之。故不亂也。李筌曰。歷數也。百六之災。陰陽之數。不由人興。時所會也。杜牧曰。言行伍各有分畫。部曲皆有名數。故能爲治。然後能爲僞亂也。夫爲僞亂者。出入不時。樵採縱橫。刁斗不嚴是也。賈林曰。治亂之分。各有度數。梅堯臣曰。以治爲亂。存之乎分數。王哲曰。治亂者。數之變。數謂法制。張預曰。實治而僞示以亂。明其部曲行伍之數也。

勇怯勢也。

李筌曰。夫兵得其勢則怯者勇。夫其勢則勇者怯。兵法無定。惟因勢而成也。杜牧曰。言以勇爲怯者也。見有利之勢而不動。敵人以我爲實怯也。陳皞曰。勇者奮速也。怯者淹緩也。敵人見我欲進不進。卽以我爲怯也。必有輕易之心。我因其懈惰。假勢以攻之。龍且輕韓信。鄭人誘我師是也。孟氏註同陳皞。梅堯臣曰。以勇爲怯。示之以不取。王哲曰。勇怯者勢之變。張預曰。實勇而僞示以怯。因其

勢也。魏將龐涓攻韓。齊將田忌救之。孫臏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使齊軍入魏地。日減其竈。涓聞之。大喜曰。吾素知齊怯。乃倍日幷行逐之。遂敗於馬陵。

彊弱形也。

曹公曰。形勢所宜。　杜牧曰。以彊爲弱。須示其形。匈奴冒頓示婁敬以羸老是也。　陳皞曰。楚王毀中軍以張隨人。用爲後圖。此類也。　梅堯臣曰。以彊爲弱。形之以羸懦。　王晳曰。彊弱者形之變。　何氏曰。形勢暫變。以誘敵戰。非怯非弱也。示亂不亂。隊伍本整也。　張預曰。實彊而僞示以弱。見其形也。漢高祖欲擊匈奴。遣使覘之。匈奴匿其壯士肥馬。見其弱兵羸畜。使者十輩。皆言可擊。惟婁敬曰。兩國相攻。宜矜誇所長。今徒見老弱。必有奇兵。不可擊也。帝不從。果有白登之圍。

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

曹公曰。見羸形也。　李筌曰。善誘敵者。軍或彊能進退其敵也。晉人伐齊。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與曳柴從之。齊人登山而望晉師。見旌旗揚塵。謂其衆而夜遁。則晉弱齊爲彊也。齊伐魏將田忌用孫臏謀。減竈而趨大梁。魏將龐涓逐之曰。齊虜原本作齊魯今改正。何其怯也。入吾境亡者半矣。及馬陵。爲齊人所敗。殺龐涓。虜魏太子而旋。形以弱而敵從之也。　杜牧曰。非止於羸弱也。言我強敵弱。則示以羸形。動之使來。我弱敵強。則示之以強形。動之使去。敵之動作。皆須從我。孫臏曰。齊國號怯。三晉輕

之。令入魏境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魏龐涓逐之曰。齊虜何怯。入吾境土。亡者大半。因急追之。至馬陵道狹。臏乃斫木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伏弩於側。令曰。見火始發。涓至鑽燧讀之。萬弩齊發。龐涓死此。乃示以羸形。能動龐涓。涓遂來從我。而殺之也。隋煬帝於鴈門。爲突厥始畢可汗所圍。太宗應募救援。隸將軍雲定興營。將行。謂定興曰。必多齎旗鼓。以設疑兵。且始畢可汗敢圍天子。必以我倉卒無援。我張吾軍容。令數十里晝則旌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以爲救兵雲集。覩城而遁。不然。彼衆我寡。不能久矣。定興從之。師次崞縣。始畢遁去。此乃我弱敵強。示之以強。動之令去。故敵之來去。一皆從我之形也。梅堯臣曰。形亂弱而必從。王晳曰。誘敵使必從。何氏曰。移形變勢。誘動敵人。敵昧於戰。必落我計中。而來力足制之。張預曰。形之以羸弱。敵必來從。晉楚相攻。苗賁皇謂晉侯曰。若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卻。必克二穆。果敗楚師。又楚伐隨。羸師以張之。季良曰。楚之羸。誘我也。皆此二義也。

予之敵必取之。

曹公曰。以利誘敵。敵遠離其壘。而以便勢擊其空虛。孤特也。杜牧曰。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曹公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公營南阪下。馬解鞍。時白馬輜重在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紹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繼至。或分趨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人。遂大破之。斬文醜。梅堯臣曰。示畏怯而必取。王晳曰。餌敵使必取。予與同。張

預曰誘之以小利敵必來取吳以囚徒誘越楚以樵者誘絞是也

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曹公曰以利動敵也　李筌曰後漢大司馬鄧禹之攻赤眉也赤眉佯北棄輜重而遁車皆載土覆之以豆禹軍乏食競趨之不爲行列赤眉伏兵奄至擊之禹大敗則其義也　杜牧曰以利動敵敵既從我則嚴兵以待之上文所解是也　梅堯臣曰以上數事動誘敵而從我則以精卒待之　王晳曰或使之從或使之取必先嚴兵以待之也　何氏曰敵貪我利則失行列利既能動則以所待之卒擊之無不勝也如曹公西征馬超與超夾關爲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爲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公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得渡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分擊破之十六國南梁禿髮傉檀守姑臧後秦姚興遣將姚弼等至於城下傉檀驅牛羊於野弼衆採掠傉檀分兵擊大破之後魏末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欲與謹至折敷嶺迎接之謹曰破六汗拔陵兵衆不少聞乜列河等歸附必來邀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乜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邀擊破乜河於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得乜列河之衆

張預曰形之既從予之又取是能以利動之而來也則以勁卒待之李靖以卒爲本以本待之者謂正兵節制之師

故善戰者求之於埶不責於人

杜佑曰言勝負之道自圖於中不求之下責怒師衆強使力進也若秦穆悔過不替孟明也

故能擇人而任埶

一作故能擇人而任之諸家作任勢者多矣曹公曰求之於勢者專任權也不責於人者權變明也

杜佑曰權變之明能簡置於人任己之形勢也李筌曰得勢而戰人怯者能勇故能擇其所能任之夫勇者可戰謹愼者可守智者可說無棄物也杜牧曰言善戰者先料兵勢然後量人之材隨短長以任之不責成於不材者也曹公征張魯於漢中張遼李典樂進將一千餘守合淝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吳孫權十萬人衆圍合淝乃共發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戰遼曰公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威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成敗之機在此一舉典與遼同出果大破孫權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權攻城十日不拔乃退孫盛論曰夫兵詭道也至於合淝之守懸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衆者必懷貪惰我以致命之師擊貪惰之師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則必固

矣。是以魏武雜選武力。參以異同。爲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也。陳皞曰。善戰者專求於勢。見利速進。不爲敵先。專任機權。不責成於人。苟不獲已而用人。卽須擇而任之。賈林曰。讀爲擇人而任勢。言示以必勝之勢。使人從之。豈更外責於人。求其勝敗。擇勇怯之人。任進退之勢。梅堯臣曰。用人以勢則易。責人以力則難。能者當在擇人而任勢。何氏曰。得勢自勝。不專責人以力也。王晳曰。謂將能擇人任勢以戰。則自然勝矣。人者謂偏裨與。張預曰。任人之法。使貪使愚。使智使勇。各任自然之勢。不責人之所不能。故隨材大小。擇而任之。尉繚子曰。因其所長而用之。言三軍之中。有長於步者。有長於騎者。因能而用。則人盡其材。又晉侯類能而使之是也。

任敎者。通典任字。無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

曹公曰。任自然勢也。杜佑曰。言投之安地則安。投之危地則危。不知有所回避也。任勢自然也。方圓之形。猶兵勝負之形。李筌曰。任勢御衆。當如此也。梅堯臣曰。木石重物也。易以勢動。難以力移。三軍至衆也。可以勢戰。不可以力使。自然之道也。何氏同梅堯臣註。張預曰。木石之性。置之安地則靜。置之危地則動。方正則止。圓斜則行。自然之勢也。三軍之衆。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不得已則鬬。亦自然之道。

故善戰人之敎。通典善字。無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敎也。

杜佑曰言形勢之相因原本無據通典補

李筌曰朘通以爲坂上走丸言其易也

杜牧曰轉石於千仞之山不可止遏者在山不在石也戰人有百勝之勇強弱一貫者在勢不在人也杜公元凱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能幷強齊今兵威已成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自解無復著手此勢也勢不可失乃東下建業終滅吳此篇大抵言兵貴任勢以險迅疾速爲本故能用力少而得功多也

梅堯臣曰圓石在山屹然其勢一人推之千人莫制也

王晳曰石不能自轉因山之勢而不可遏也戰不能妄勝因兵之勢而不可支也

張預曰石轉於山而不可止遏者由勢使之也兵在於險而不可制禦者亦勢使之也

李靖曰兵有三勢將輕敵士樂戰志勵青雲氣等飄風謂之氣勢關山狹路羊腸狗門一夫守之千人不過謂之地勢因敵怠慢勞役飢渴前營未舍後軍半濟謂之因勢故用兵任勢峻坂走丸用力至微而成功甚博也

孫子十家註卷六

虛實篇

曹公曰能虛實彼己也。李筌曰善用兵者以虛爲實善破敵者以實爲虛故次其篇杜牧曰夫兵者避實擊虛先須識彼我之虛實也。王晳曰凡自守以實攻敵以虛也張預曰形篇言攻守勢篇說奇正善用兵者先知攻守兩齊之法然後知奇正先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知虛實蓋奇正自攻守而用虛實由奇正而見故次勢。

孫子曰凡先處御覽作據下同戰地而待敵者佚。

曹公李筌並曰力有餘也。賈林曰先處形勝之地以待敵者則有備豫士馬閑逸。杜佑同賈林註。王晳同曹公註。張預曰形勢之地我先據之以待敵人之來則士馬閑逸而力有餘。

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孟氏曰若敵已處便勢之地己方赴利士馬勞倦則不利矣。李筌曰力不足也。太一遁甲云彼來攻我則我爲主彼爲客主易客難也是以太一遁甲言其定計之義故知勞佚事不同先後勢異。杜牧曰後周遣將帥突厥之衆逼齊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而下去城二里諸將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力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佚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前鋒盡殪自餘遁矣。賈林曰敵處便利我則不往引兵別據示不敵其軍敵謂我無謀必來攻襲如此則反令敵倦而我不勞。梅堯臣曰先至待敵則力完後至趨戰則力屈。何氏

曰戰國秦師伐韓圍閼與趙遣將趙奢救之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又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後漢初諸將征隗囂爲囂所敗光武令悉軍枸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漢邑漢將馮異卽馳馬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此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方盛臨境狃忕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枸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佚待勞非所以爭鋒也遂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而大破之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軍過蒲津涉洛至許原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齊神武聞周文至引軍來會詰朝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周文步將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陳合戰大破之　張預曰便利之地彼已據之我方趨彼以戰則士馬勞倦而力不足或謂所戰之地我宜先到立陳以待彼則已佚矣彼先結陳我後至則我勞矣若宋人已成列楚師未既濟之類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杜佑曰言兩軍相遠彊弱俱敵彼可使歷險而來我不可歷險而往必能引致敵人已不往從也　李

筌曰故能致人之勞不致人之佚也　杜牧曰致令敵來就我我當蓄力待之不就敵人恐我勞也後漢張步將費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耿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塡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趨修攻具宣勒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攻之弇喜謂諸將曰吾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大破之遂臨陳斬費邑　梅堯臣曰能令敵來則敵勞我不往就則我佚　王晳曰致人者以佚乘其勞致於人者以勞乘其佚　何氏曰令敵自來　張預曰致敵來戰則彼勢常虛不往赴戰則我勢常實此乃虛實彼我之術也耿弇先逼巨里以誘致費邑近之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曹公曰誘之以利也　李筌曰以利誘之敵則自遠而至也趙將李牧誘匈奴則其義也　杜牧曰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大喜率衆來入牧大破之殺匈奴十萬騎單于奔走歲餘不敢犯邊也　梅堯臣曰何能自來示之以利　何氏曰以利誘之而來我佚敵勞　張預曰所以能致敵人之來者誘之以利耳李牧佯北以致匈奴楊素毀車以誘突厥是也

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曹公曰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　杜佑曰出其所必趨（原本作至其所必走字之誤也按杜注每先引曹注下附己意故上之所釋下或不同也今據曹注及下文改正）攻其所必救能守其險害之要路敵不得自至故王子曰一猫當穴萬鼠不敢出一虎當溪萬鹿不得過　李筌曰害其所急彼必釋我而自固也魏人寇趙邯鄲乞師於齊齊將田忌欲救趙孫臏曰夫解紛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擊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解爾今二國相持輕銳竭於外疲老殆於內我襲其虛彼必解圍而奔命所謂一舉存趙而弊魏也後魏果釋趙而奔大梁遭齊人於馬陵魏師敗績　杜牧曰曹公攻河北師次頓丘黑山賊于毒等攻武陽曹公乃引兵西入山攻毒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曹公要擊於內大破之也　陳皞曰子胥疲楚師孫臏走魏將之謂也　梅堯臣曰敵不得來當制之以害　王晳曰以害形之敵患之而不至　張預曰所以能令敵人必不得至者害其所顧愛耳孫臏走大梁而解邯鄲之圍是也

故敵佚能勞之

曹公曰以事煩之（御覽作以利煩之者非）　李筌曰攻其不意使敵疲於奔命　杜牧曰高頻言平陳之策於隋祖曰江北寒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兵上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於是陳人始病　梅堯臣曰撓之使不得休息　王晳曰巧致之也

何氏曰春秋時吳王闔閭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

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彼必道弊。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遂入郢。　張預曰。爲多方以誤之之術。使其不得休息。或曰。彼若先處戰地以待我。則是彼佚也。我不可起而與之戰。我既不往。彼必自來。卽是變佚爲勞也。

飽能飢之。原本作饑之者。後人臆改也。今據通典御覽正之。

曹公曰。絕糧道以饑之。　李筌曰。焚其積聚。芟其禾苗。絕其糧道。但能饑之。我爲主。敵爲客。則可以絕糧道而饑之。如我爲客。敵爲主。則如之何。答曰。饑敵之術。非止絕糧道。但能饑之。則是隋高熲平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屋。有蓄積皆非地窖。密遣人因風縱火。待敵修立。更復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遂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困。三國時。諸葛誕文欽據壽春。及招吳請援。司馬景王討之。謂諸將曰。彼當突圍決一朝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二者。當多方以亂之。因命合圍。遣羸疾寄穀淮北。麾軍士豆人三升。誕欽聞之果喜。景王愈羸形以示之。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糧盡。攻而拔之。隋末宇文化及率兵致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糧少。因僞和之。以弊其衆。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其後食盡。其將王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於密。前後相繼。化及以此遂敗。　陳皞曰。饑敵之術。在臨事應機。　梅堯臣曰。要其糧使不得饋。　王晳曰。謂敵人足食。我能使之饑耳。曹公曰。絕其糧道。晳謂火積亦是也。　何氏曰。如吳楚反。周亞夫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

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亞夫會兵滎陽。吳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使輕騎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兵乏糧。饑欲退。數挑戰。終不出。乃引兵去。精兵追擊大破之。王莽末。天下亂。光武兄伯升起兵討莽。爲莽將甄阜梁丘賜所敗。復收會兵衆。還保於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餘萬人南渡。橫臨沘水。阻兩山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爲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晨自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乏食陳潰。遂斬阜賜。唐輔公祐遣其僞將馮惠亮、陳當世、領水軍屯於博望山。陳正通、河間王孝恭、徐紹宗、率步騎軍於青州山。河間王孝恭至。堅壁不與鬬。使奇兵斷其糧道。賊漸餒。夜薄我營。孝恭安臥不動。明日。縱羸兵以攻賊壘。使盧祖尚率精騎列陳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走。出追奔數里。遇祖尚軍。與戰大敗之。正通棄營而走。　張預曰。我先舉兵。則我爲客。彼爲主。爲客則食不足。爲主則飽有餘。若奪其蓄積。因糧於彼。館穀於敵。則我反飽。彼反饑矣。則是變客爲主也。不必焚其積聚。廢其農時。然後能饑敵矣。或彼客則絕其糧道。廣武君欲請奇兵以遮絕韓信軍後是也。

安能動之。

曹公曰。攻其所必愛。出其所必趨。則使敵不得不相救也。　李筌曰。出其所必趨。擊其所不意。攻其所必愛。使不得不救也。　杜牧曰。司馬宣王攻公孫文懿於遼東。阻遼水以拒魏軍。宣王曰。賊堅營高壘。

以老我師。攻之正入其計。古人云。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我今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來邀之。乃縱擊大破之。竟平遼東。　陳皞曰。左傳。楚伐宋。宋告急於晉。晉先軫曰。我執曹君而分曹衞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衞。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遂破楚師。　孟氏註同曹公。　梅堯臣曰。趨其所顧。使不得止。　王晳同李筌註。　何氏曰。攻其所愛。豈能安視而不動哉。　張預曰。彼方安守以爲自固之術。不欲速戰。則當攻其所必救。使不得已而須出。臾駢堅壁。秦伯挑其裨將。遂皆出戰是也。

出其所必趨。原本作不趨。按上文諸家注。則作不趨者誤也。從御覽改。趨其所不意。

曹公曰。使敵不得不相往而救之也。　何氏曰。令敵人須應我。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

曹公曰。出空擊虛。避其所守。擊其不意。　李筌曰。出敵無備。從孤擊虛。何人之有。　杜牧曰。梁元帝時。西蜀稱帝。率兵東下。將攻元帝。西魏大將周文帝曰。平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多有異同。文帝謂將軍尉遲迥曰。伐蜀之事。一以委公。然計將安出。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餘年矣。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宜以精甲銳騎。星夜奔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攻其腹心。必向風不守。竟以平蜀。言不勞者。空虛之地。無敵人之虞。行止在我。故不勞也。　陳皞曰。夫言空虛者。非止爲敵

人不備也。但備之不嚴。守之不固。將弱兵亂。糧少勢孤。我整軍臨之。彼必望風自潰。是我不勞苦。如行無人之地。梅堯臣曰。出所不意。何氏曰。曹公北征烏桓。謀臣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得以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公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公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明王已下。又唐吐谷渾寇邊。以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輕途二千里。行空虛之地。平吐谷渾而還。故太宗曰。且李靖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古今未有也。張預曰。掩其空虛。攻其無備。雖千里之征。人不疲勞。若鄧艾伐蜀。由陰平之徑。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是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李筌曰。無虞易取。杜牧曰。警其東。擊其西。誘其前。襲其後。後漢張步都劇使弟藍守西安。又令別將守臨潼。去臨潼四十里。耿弇引軍營其閒。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潼名雖大。其實易攻。弇令軍吏治攻具。後五日攻西安。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期夜半。弇勒諸將蓐食。及明至臨潼城下。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弇曰。西安聞吾欲攻。日夜爲備。臨潼出其不意。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潼卽西安勢孤。所謂擊一得兩。盡如其策。後漢末。朱雋擊黃巾賊帥韓忠於宛。雋作長圍起土山。以臨其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

退保小城。惶懼乞降。　陳皞曰。國家征上黨。王宰知劉稹恃天井之險。不爲固守之計。宰悉力攻奪而後守。稹失其險。終陷其巢穴也。　梅堯臣曰。言擊其南實攻其北。　王晳曰。攻其虛也。謂將不能。兵不精。壘不堅。備不嚴。救不及。食不足。心不一爾。　張預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使敵人莫之能備。則吾之所攻者。乃敵之所不守也。耿弇之克臨潼。朱雋之討黃巾。但其一端耳。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杜牧曰。不攻尚守。何況其所攻乎。漢太尉周亞夫擊七國於昌邑也。賊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其西北。俄而賊精卒攻西北。不得入。因遁去。追破之。　陳皞曰。無慮敵不攻。慮我不守。無所不攻。無所不守。乃用兵之計備也。　梅堯臣曰。賊擊我西。亦備乎東。　王晳曰。守以實也。謂將能、兵精。壘堅、備嚴。救及、食足、心一爾。　張預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使敵人莫之能測。莫之能測。則吾之所守者。乃敵之所不攻也。周亞夫擊東南而備西北。亦是其一端也。

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曹公曰。情不泄也。　李筌曰。善攻者。器械多也。東魏高歡攻鄴是也。善守謹備也。周韋孝寬守晉州是也。　杜牧曰。攻取備禦之情不泄也。　賈林曰。教令行。人心附。備守堅固。微隱無形。敵人猶豫。智無所措也。　梅堯臣曰。善攻者機密不泄。善守者周備不隙。　王晳曰。善攻者。待敵有可乘之隙。速而攻之。

則使其不能守也善守者常爲不可勝則使其不能攻也云不知者攻守之計不知所出耳　何氏曰言攻守之謀令不可測　張預曰夫守則不足攻則有餘所謂不足者非力弱也蓋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也所謂有餘者非力彊也蓋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也情不外泄精乎攻守者也

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通典作微乎微微至於無形神乎神神至於無聲御覽作微乎微乎故能隱於常形神乎神乎本作故能爲敵司命又通典作故能爲變化司命）

杜佑曰言其微妙所不可見者言變化之形倏忽若神故能料敵死生如天之司命也　李筌曰言二遁用兵之奇正攻守微妙不可形於言說也微妙神乎敵之死生懸形於我故曰司命　杜牧曰微者靜也神者動也靜者守動者攻敵之死生悉懸於我故如天之司命　梅堯臣曰無形則微妙不可得而窺無聲則神速不可得而知　王晳曰微密則難窺神速則難應故能制敵之命　何氏曰武論虛實之法至於神微而後見成功之極也吾之實使敵視之爲虛吾之虛使敵視之爲實敵之實吾能使之爲虛敵之虛吾能知其虛實蓋敵不識吾虛實而吾能審敵之虛實也吾欲攻敵也知彼所守者爲實而所不守者爲虛吾將避其堅而攻其脆批其亢而擣其虛敵欲攻我也知彼所攻者爲不急而所不攻者爲要吾將示敵之虛而鬬吾之實彼示形在東而吾設備於西是故吾之攻也彼不知其所當

守。吾之守也。敵不料其所當攻。攻守之變。出於虛實之法。或藏九地之下。以喻吾之守。或動九天之上。以比吾之攻。滅跡而不可見。韜聲而不可聞。若從地出天下。倏出間入。星耀鬼行。入於無間之域。旋乎九泉之淵。微之微者。神之神者。至於天下之明目。不能窺其形之微。天下之聰耳。不能聽其聲之神。有形者至於無形。有聲者至於無聲。非無形也。敵人不能窺也。非無聲也。敵人不能聽也。虛實之變極也。善守兵者。通於虛實之變。遂可以入於神微之奧。不善者安然尋微窮神。而泥其用兵之跡。不能泯其形聲。而至於聞見者。是不知神微之妙。固在虛實之變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安得無形與聲哉。但敵人不能窺聽耳。　張預曰。攻守之術。微妙神密。至於無形之可覩。無聲之可聞。故敵人生死之命。皆主於我也。

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御覽速作遠。按此與李筌本同。

曹公曰。卒往進攻其虛懈。退又疾也。　杜佑曰。衝突其空虛也。　李筌曰。進者襲空虛懈怠。退必輜重在先。行遠而大軍始退已者。以不可追。後趙王石勒兵在葛陂。苦雨欲班師於鄴。懼晉人躡其後。用張賓計。令輜重先行。遠而不可及也。此筌以速字爲遠者也。　杜牧曰。既攻其虛。敵必敗。敗喪之後。安能追我。我故得以疾退也。　陳皞曰。杜說非也。曹公之圍張繡也。城未拔。力未屈。而去之。繡兵出襲其後。賈詡止之。繡不聽。果被曹公所敗。繡謂詡曰。公既能知其敗。必能知其勝。詡曰。復以敗卒襲之。繡從之。

曹公果敗。豈是敗喪之後。不能追之哉。蓋言乘虛之進。敵不知所禦。逐利而退。敵不知所追也。梅堯臣曰。進乘其虛。則莫我禦。退因其弊。則莫我追。何氏曰。兵進則衝虛。兵退則利速。我能制敵。而敵不能制我也。張預曰。對壘相持之際。見彼之虛隙。則急進而擣之。敵豈能禦我也。獲利而退。則速還壁以自守。敵豈能追我也。兵之情主速。風來電往。敵不能制。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曹公李筌曰。絕其糧道。守其歸路。攻其君主也。杜牧曰。我爲主。敵爲客。則絕其糧食。守其歸路。若我爲客。敵爲主。則攻其君主。司馬宣王攻遼東。直指襄平是也。梅堯臣曰。攻其要害。王晳曰。曹公曰。絕糧道。守歸路。攻君主也。晳謂敵若堅守。但能攻其所必救。則與我戰也。若耿弇欲攻巨里。以致費邑。亦是也。何氏曰。如魏將司馬宣王攻公孫文懿。汎舟潛濟遼水。作長圍。忽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而作長圍。非所以示衆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古人言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窟穴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唐馬燧討田說。時軍糧少。悅深壁不戰。燧令諸軍持十日糧。進次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眞李芃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不致於人。今田悅與淄青袞三軍

爲首尾。計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兵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彼故當戰也。燧爲諸軍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橋道。逾洹水日挑戰。悅不敢出。恆州兵以軍少。懼爲燧所兵。引軍合於悅。悅與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燧。燧乃引諸軍半夜皆食。先鷄鳴明時。擊鼓吹角。潛師傍洹水徑赴魏。令曰。聞賊至則止爲陳。又令百騎吹鼓角。皆留於後。仍抱薪持火。待軍畢發。止鼓角匿其傍。伺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數里。乃率淄青袞州步騎四萬餘人。蹤橋淹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乃坐甲令無動。命前除草斬荆棘。廣百步以爲陳。募勇力得五千餘人。分爲前列。以候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止氣乏力衰。乃縱兵擊之。悅軍大敗。悅走橋。橋以焚矣。悅軍亂赴水。斬首二萬。淄青軍殆盡　張預曰。我爲客。彼爲主。我兵強而食少。彼勢弱而糧多。則利在必戰。敵人雖有金城湯池之固。不得守其險。而必來與我戰者。在攻其所顧愛之地。使救相援也。若楚人圍宋。晉將救之。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衞。若伐曹衞。楚必救之。則宋免矣。從之而解。又晉宣帝討公孫文懿。忽棄城而走。襄平討其巢穴。賊果出邀之。遂逆擊三戰皆捷。亦其義也。

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

曹公曰。軍不欲煩也　孟氏曰。以物畫地而守。喻其義也。蓋我能戾敵人之心。不敢至也　李筌曰。拒境自守也。若入敵境。則用天一遁甲、眞人閉六戊之法。以刀畫地爲營也。

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曹公曰乖戾也戾其道示以利害使敵疑之我未修壘塹敵人不以形勢之長就能加之於我者不敢攻我也（自我未修壘以下據御覽補）

李筌曰乖異也設奇異而疑之是以敵不可得與我戰漢上谷太守李廣縱馬卸鞍疑也

杜牧曰言敵來攻我我不與戰設權變以疑之使敵人疑惑不決與初來之心乖戾不敢與我戰也曹公爭漢中地蜀先主拒之時將趙雲守別屯前數十騎輕出卒遇大軍雲且鬬且却公軍追至圍雲入營使大開門偃旗息鼓曹公軍疑有伏引去諸葛武侯屯於陽平使魏延諸將幷兵東下武侯惟留萬人守城侯白司馬宣王曰亮在城中兵少力弱將士失色亮時意氣自若勑軍中悉臥旗息鼓不得輒閉四門掃地却洒宣王疑有伏於是引去趨北山亮謂騶佐曰司馬懿謂吾有設伏循山走矣宣王後知頗以爲恨曹公與呂布相持公軍出收麥布領衆卒至公營止有千人出陳半隱於堤下呂布遲疑不敢進曰曹公多詐勿入伏中遂引兵去

陳皞曰左傳楚令尹子元伐鄭入自純門至於逵市縣門不發子元曰鄭有人焉乃還

賈林曰置疑兵於敵惡之所屯營於形勝之地雖未修壘塹敵人不敢來攻於我也

梅堯臣曰畫地喻易也乖其道而示以利使其疑而不敢進也

王晳曰畫地言易且明制之必有道也

張預曰我爲主彼爲客我糧多而卒寡彼食少而兵衆則利在不戰雖不爲營壘之固敵必不敢來與我戰者示以疑形乖其所往也若楚人伐鄭鄭縣門不發效楚言

而出。楚師不敢進而遁。又司馬懿欲攻諸葛亮。亮偃旗臥鼓。開門却洒。懿疑有伏兵。遂引而去。亦其義也。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原本作忿。今從通典改正。）

杜佑曰。我專一而敵分散。梅堯臣曰。他人有形。我形不見。故敵分兵以備我。張預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形人者也。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紛紜。使敵莫測。無形者也。敵形既見。我乃合衆以臨之。我形不彰。彼必分勢以防備。

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共其一也。（原本作以敵攻其一也。誤。今據通典御覽改正。）

杜佑曰。我料見敵形。審其虛實。故所備者少。專爲一屯。以我之專擊彼之散。是爲十共擊一也。梅堯臣曰。離一爲十。我常以十分擊一分。

則我衆而敵寡。

杜佑曰。我專爲一。故衆。敵分爲十。故寡。張預曰。見敵虛實。不勞多備。故專爲一屯。彼則不然。不見我形。故分爲十處。是以我之十分。擊敵之一分也。故我不得不衆。敵不得不寡。

能以衆擊寡者。（通典御覽擊作敵。）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杜佑曰。言約少而易勝。杜牧曰。約猶少也。我深壍高壘。滅跡韜聲。出入無形。攻取莫測。或以輕兵健

馬衝其空虛。或以彊弩長弓奪其要害。觸左履右。突後驚前。晝日誤之以旌旗。暮夜惑之以大鼓。故敵人畏懼。分兵防虞。譬如登山瞰城。垂簾視外。敵人分張之勢。我則盡知。我之攻守之方。敵則不測。故我能專一。敵則分離。專一者力全。分離者力寡。以全擊寡。故能必勝也。　梅堯臣曰。以專擊分。則我所敵少也。　王晳曰。多爲之形。使敵備已。其實攻者。則無備也。故我專敵分矣。專則衆。分則寡。十攻一者。大約言耳。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夫勢聚則彊。兵散則弱。以衆彊之勢。擊寡弱之兵。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

杜佑曰。言舉動微密。情不可見。使彼知所出。而不知吾所舉。知所舉而不知吾所集。　張預曰。無形勢故也。

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

梅堯臣曰。敵不知。則處處爲備。

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

曹公曰。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備我也。言少而易擊也。　王晳曰。與敵必戰之地。不可使敵知之。知則幷力得拒於我。曹公曰。形藏敵疑。　張預曰。不能測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故分離其衆。所

在輒爲備。遂致衆散而弱。勢分而衰。是以吾所與接戰之處。以大衆臨孤軍也。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

杜佑曰。言敵之所備者多。則士卒無不分散而少。　梅堯臣曰。所備皆寡也。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

曹公曰。上所謂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以備我也。　孟氏曰。備人則我散。備我則彼分。　杜佑曰。敵散分而少者。皆先備人也。敵所以備己多者。由我專而衆故也。　李筌曰。陳兵之地。不可令敵人知之。彼疑則謂衆離而備我也。　杜牧曰。所戰之地。不可令敵人知之。我形不可測。左右前後。遠近險易。敵人不知。亦不知我何處來攻。何地會戰。故分兵徼衞。處處防備。形藏者衆。分多者寡。故衆者必勝也。寡者必敗也。　梅堯臣曰。使敵愈備。則愈寡也。　王晳曰。左右前後俱備則俱寡。　何氏同諸註。　張預曰。左右前後無處不爲備。則無處不兵寡也。所以寡者。爲兵分而廣備於人也。所以衆者。爲專而使人備己也。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曹公曰。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　孟氏曰。以度量知空虛。先知戰地之形。又審必戰之日。則可千里期會。先往以待之。若敵先已至。可不往以勞之。　杜佑曰。夫善戰者。必知戰之地。度道設期。

分軍雜卒遠者先進近者後發千里之會同時而合若會都市其會地之日無令敵知知之則所備處少不知則所備處多備寡則專備多則分分則力散專則力全　李筌曰知戰之地則舟車步騎之所便也魏武以北士未安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強是以有黃蓋之敗吳王濞驅吳楚之衆奔馳於梁鄭之間此不知戰地日者故太一遁甲曰計法三門五將主客成敗則可知也於是千里會戰而勝　杜牧曰宋武帝使朱齡石伐譙縱於蜀宋武曰往年劉敬宣出內水向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往外水來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向內水此則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知虛實別有函書全封付齡石函邊書曰至白帝乃開諸軍未知應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武譙從果以重兵備內水齡石滅之　陳皞曰杜註止言知戰之地未敍知戰之日我若伐敵至期不得與我戰敵來侵我我必預備以應之項羽謂曹咎曰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與將戰會苟不知必戰之日安能爲約　梅堯臣曰若能度必戰之地必戰之日雖千里之遠可剋期而與戰　王晳曰必先知地利敵情然後以兵法之度量計其遠近知其空虛審敵趣應之所及戰期也如是則雖千里可會戰而破敵矣故曹公曰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是也　張預曰凡舉兵伐敵所戰之地必先知之師至之日能使人人如期而來以與我戰知戰地日則所備

者專所守者固雖千里之遠可以赴戰若蹇叔知晉人禦師必於殽是知戰地也陳湯料烏孫圍兵五日必解是知戰日也又若孫臏要龐涓於馬陵度日暮必至是也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

杜佑曰敵已先據形勢之地己方趣利欲戰則左右前後疑惑進退不能相救況數十里之間也　杜牧曰管子曰計未定而出兵則戰而自毀也　梅堯臣曰不能救者寡也左右前後尚不能救況遠乎　張預曰不知敵人何地會兵何日接戰則所備者不專所守者不固忽遇勍敵則倉遽而與之戰左右前後猶不相援又況首尾相去之遼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

曹公曰越人相聚紛然無知也或曰吳越讎國也　李筌曰越過也不知戰地及戰日兵雖過人安知勝敗乎　陳皞曰孫子爲吳王闔閭論兵吳與越讎故言越謂過人之兵非義也　賈林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士衆雖多不能制勝敗之政亦何益也　梅堯臣曰吳越敵國也言越人雖多亦爲我分之而寡也　王晳曰此武相時料敵也言越兵雖多苟不善相救亦無益於勝敗之數　張預曰吾字作吳字之誤也吳越鄰國數相侵伐故下文云吳人與越人相惡也言越國之兵雖曰衆多但不知戰地

戰日當分其勢而弱也

故曰勝可爲也（御覽作勝可知而不可爲也按此因形篇語致誤）

孟氏曰若敵不知戰地期日我之必勝可常有也　杜牧曰爲勝在我故言可爲之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晳何氏同孟氏註　張預曰爲勝在我故也形篇云勝可知而不可爲今言勝可爲者何也蓋形篇論攻守之勢言敵若有備則不可必爲也今則主以越兵而言度越人必不能知所戰之地日故云可爲也

敵雖衆可使無鬬

孟氏曰敵雖多兵我能多設變詐分其形勢使不得併力也　杜牧曰以下四事度量之敵兵雖衆使其不能與我鬬勝也　賈林曰敵雖衆多不知己之兵情常使急自備不暇謀鬬　梅堯臣曰苟能寡何有鬬　王晳曰多益不救奚所恃而鬬　張預曰分散其勢不得齊力同進則焉能與我爭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孟氏曰策度敵情觀其施爲則計數可知　杜佑曰策度敵情觀其所施計數可知　李筌曰用兵者取勝之兵法可制太一遁甲五將之計以定關格掩迫之數得失可知也　賈林曰樽俎帷幄之間以策籌之我得彼失之計皆先知也　梅堯臣曰彼得失之計我以算策而知　王晳曰策其敵情以見

得失之數。　張預曰。籌策敵情。知其計之得失。若薛公料黥布之三計是也。

作之。通典御覽并作候之。按此與李筌本同。又鄭友賢遺說亦作候之。　而知動靜之理。

杜佑曰。喜怒動作。察其舉止。則情理可得。故知動靜權變。爲其勝負也。　李筌曰。候望雲氣風鳥人情。則動靜可知也。王莽時。王尋征昆陽。有雲氣如壞山。當營而墜。去地數尺。沒光武知其必敗。梁王僧辯營上有如堤之氣。候景知其必勝。風鳥貪財之類也。此筌以作字爲候字者也。　杜牧曰。作、激作也。言激作敵人。使其應我。然後觀其動靜理亂之形也。魏武侯曰。兩軍相當。不知其將如何。吳起曰。令賤勇者將銳而擊。交河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退。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奔北不追。見利不取。此將有謀。若其悉衆追北。旗旛雜亂。行止縱橫。貪利務得。若此之類。將令不行。擊而勿疑。　陳皞曰。作爲也。爲之利害。使敵赴之。則知進退之理也。　賈林曰。善覘候者。必知其動靜之理。　梅堯臣曰。彼動靜之理。因我所發而見。　王晳曰。候其理當動以否。　張預曰。發作久之。觀其喜怒。則動靜之理可得而知也。若晉文公拘宛春以怒楚將子玉。子玉遂乘晉軍。是其躁動也。諸葛亮遺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司馬宣王。宣王終不出戰。此是其安靜也。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孟氏曰。形相敵情。觀其所據。則地形勢生死可得而知。　李筌曰。夫破陳設奇。或偃旗鼓。形之以弱。或

虛列竈火旛幟。形之以彊。投之以死。致之以生。是以死生因地而成也。韓信下井陘。劉裕過大峴。則其義也。杜牧曰。死生之地。蓋戰地也。投之死地必生。置之生地必死。言我多方誤撓敵人。以觀其應我之形。然後隨而制之。則死生之地可知也。陳皞曰。敵人既有動靜。則我得見其生。有謀者所處之地必生。無謀者所投之地必死也。賈林曰。見所理兵勢。則可知其死所。梅堯臣曰。彼生死之地。我因形見而識。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形之以弱。則彼必進。形之以彊。則彼必退。因其進退之際。則知彼據之地死與生也。上文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是也。死地謂傾覆之地。生地謂便利之地。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通典作不足有餘。

曹公曰。角。量也。杜佑曰。角。量也。角量彼我軍馬之數。則長短可知也。原本無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角。量也。量其力精勇。則虛實可知也。杜牧曰。角。量也。言以我之有餘。角量敵人之有餘。以我之不足。角量敵人之不足。管子曰。善攻者。料衆以攻衆。料食以攻食。食不存不攻。備不存不攻。司馬宣王伐遼東。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穩。愚切惑焉。王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四倍於達。而糧不淹一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命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雨水乃爾。功力不殺。賊糧垂盡。當示無能以安之。既而雨止。晝夜攻之。竟平遼東。梅堯臣曰。彼有餘不足之處。我以角量而審。王晳曰。

角謂相角也。角彼我之力。則知有餘不足之處。然後可以謀攻守之利也。此而上亦所以量敵知戰。

張預曰。有餘、彊也。不足、弱也。角量敵形。知彼彊弱之所。唐太宗曰。凡臨陳常以吾彊對敵弱。常以吾弱對敵彊。苟非角量。安得知之。

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閒不能窺。知者不能謀。

李筌曰。形敵之妙。入於無形。閒不可窺。智不可謀。是謂形也。杜牧曰。此言用兵之道。至於臻極。不過於無形。無形則雖有間者深來窺我。不能知我之虛實彊弱。不泄於外。雖有智能之士。亦不能謀我也。

梅堯臣曰。兵本有形。虛實有路。是以無形此極致也。雖使間者以情僞。智者以謀料。可得乎。王晳曰。制兵形於無形。是謂極致。孰能窺而謀之哉。何氏曰。行列在外。機變在內。因形制變。人難窺測。可謂知微。張預曰。始以虛實形敵。敵不能測。故其極致。卒歸於無形。既有形可覩。無迹可求。則閒者不能窺其隙。智者無以運其計。

因形而錯勝於衆。御覽作覽。錯作勝。衆不能知。

曹公曰。因敵形而立勝。御覽敵形作地形。按下文云。因敵而制勝。作地者非。李筌曰。錯置也。設形險之勢。因士卒之勇而取勝焉。軍事尚密。非衆人之所知也。杜牧曰。窺形可置勝敗。非智者不能。固非衆人所能得知也。梅堯臣曰。衆知我能置勝矣。不知因敵之形。何氏曰。因敵制勝。衆不能知。張預曰。因敵變動之形以

制勝非衆人所能知

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

曹公曰不以一形之勝萬形或曰不備知也制勝者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因敵形制勝也　李筌曰戰勝人知之制勝之法幽密人莫知　杜牧曰言已勝之後但知我制敵人使有敗形本自於我然後我能勝也上文云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彊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斯皆制勝之道人莫知之也　陳皞曰人但知我勝敵之善不能知我因敵之敗形　梅堯臣曰知得勝之跡而不知作勝之象　王晳曰若韓信背水拔幟是也人但知水上軍殊死戰不可敗及趙軍驚亂遁走不知吾能制使之然者以何道也　張預曰立勝之迹人皆知之但莫測吾因敵形而制此勝也

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曹公曰不重復動而應之也　杜佑曰死官也（按此句疑有脫誤）　李筌曰不復前謀以取勝隨宜制變也　杜牧曰敵每有形我則始能隨而應之以取勝　賈林曰應敵形而制勝乃無窮　梅堯臣曰不執故態應形有機　王晳曰夫制勝之理惟一而所勝之形無窮也　何氏曰已勝之後不再用也敵來斯應不循前法故不窮　張預曰已勝之後不復更用前謀但隨敵之形而應之出奇無窮也

夫兵形象水。

孟氏曰。兵之形勢如水流。遲速之勢無常也。

水之行。原本行作形。談。今從劉畫子。及通典御覽改正。避高而趨下。

梅堯臣曰。性也。

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梅堯臣曰。利也。　張預曰。水趨下則順。兵擊虛則利。

水因地通典、御覽、兩引皆作制。形。御覽一作上有故字。而制流。通典制形。一作制行。鄭友賢作制流。

杜牧曰。因地之下。　梅堯臣曰。順高下也。　張預曰。方圓斜直。因地而成形。

兵因敵而制勝。

杜佑曰。言水因地之傾側而制其流。兵因敵之虧闕而取其勝者也。　李筌曰。不因敵之勢。何以制之哉。夫輕兵不能持久。守之必敗。重兵挑之使出。怒兵辱之。彊兵緩之。將驕宜卑之。將貪宜利之。將疑宜反間之。故因敵而制勝。　杜牧曰。因敵之虛也。　賈林曰。見敵盛衰之形。我得因而立勝。　梅堯臣曰。隨虛實也。　王晳曰。謂隄防疏導之也。　何氏曰。因敵彊弱而成功。　張預曰。虛實彊弱。隨敵而取勝。

故兵無常勢。

梅堯臣曰。應敵爲勢。　張預曰。敵有變動。故無常勢。

水無常形。

孟氏曰。兵有變化。地有方圓。　梅堯臣曰。因地爲形。　張預曰。地有高下。故無常形。

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通典因作隨。）

曹公曰。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取勝若神。　李筌曰。能知此道。謂之神兵也。　杜牧曰。兵之勢因敵乃見。勢不在我。故無常勢。如水之形。因地乃有。形不在水。故無常形。水因地之下。則可漂石。兵因敵之應。則可變化如神也。　梅堯臣曰。隨而變化。微不可測。　王晳曰。兵有常理。而無常勢。水有常性。而無常形。兵有常理者。擊虛是也。無常勢者。因敵以應之也。水有常性者。就下是也。無常形者。因地以制之也。夫兵勢有變。則雖敗卒尙復可使擊勝兵。況精銳乎。　何氏曰。行權應變在智略。智略不可測。則神妙者也。　張預曰。兵勢已定。能因敵變動應而勝之。其妙如神。

故五行無常勝。

杜佑曰。五行更王。　王晳曰。迭相克也。

四時無常位。

杜佑曰。四時迭用。　王晳曰。迭相代也。

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曹公曰．兵無常勢．盈縮隨敵．　杜佑曰．兵無常勢．盈縮隨敵．日月盛衰．猶兵之形勢．或弱或強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五行者．休囚王相．遞相勝也．四時者．寒暑往來．無常定也．日月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百刻者．春秋二分．則日夜均．夏至之日．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之日．晝四十刻．夜六十刻．長短不均也．月初爲朔．八日爲上弦．十五日爲望．二十四日爲下弦．三十日爲晦．則死生義也．孫子以爲五行四時．日月盈縮無常．況於兵之形變．安常定也．　梅堯臣曰．皆所以象兵之隨敵也．　王晳曰．皆喻兵之變化．非一道也．　張預曰．言五行之休王．四時之代謝．日月之盈昃．皆如兵勢之無定也．

尹少宰奏議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尹少宰奏議

(二)

尹會一著
張受長編

尹少宰奏議卷六

河南疏五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奏明科場辦理事宜。仰祈睿鑒事。竊制科取士。爲國家掄才大典。必須陋弊清除。而後場規整肅。臣職司鄉試監臨。備悉豫省從前陋習。今文闈事竣。武闈屆期。謹將臣親理之處。爲我皇上陳之。一。試卷有錯寫改經之弊也。凡應試諸生。其卷面首幅。例應開寫年貌。籍貫。經書。中式之後。解部磨對。最關緊要。今查豫省士子。有將所習經書。臨場私自改易。並任意填寫年貌者。其中舛錯既多。兼恐有頂名代替情事。臣已行司轉飭遵照。嗣後遇鄉試之年。凡年貌。籍貫。經書。責令本生查照。學臣移送底册。書寫清楚。如諸生有改經者。應令於科試錄遺之日。呈明學臣改正。不得臨場在試卷上更易混填。以杜頂冒。一。作文有眞草相連之誤也。查豫省試卷前幅寫草處。向無一定。起止字樣。士子每多不諳。任意揮寫。以致眞草相連。違例貼出者甚衆。其中儘有孤寒宿學。堪中佳文。因無定式。遂多違例。不得終場。殊爲可惜。臣屢試北闈。見試卷有刷印草稿起止字樣。一目了然。不致違犯。今照北闈之例。另行更正。幷將樣卷。咨送禮部。嗣後照式制造。庶免違例多貼之虞。一。士子有越號混坐之弊也。查應試士子。學問優長者。固不乏人。而功夫疎淺者。於表判策論諸題。多未留心講求。迨至二三場。每向熟識親友連坐一處。希圖彼此湊換。習以爲常。即如今科二場。經監試南汝道李愼修察知此弊。不許越號。遂有不肖

生監。指爲多事。混行吵嚷。經提調糧儲道黃叔璥曉諭而止。臣點名之後。細加詢問。乃知豫省科場。歷來如是。不以爲非。殊屬違例。臣已出示嚴諭。幷通飭各屬教官。於月課之期。不時訓誡。務期痛改積習。以肅場規。一科場有需索供應之弊也。查場內需用食物。均關正帑。向來官役人等。任意索取。歷科供給。多逾定額。每因浮費繁多。攤派行戶。甚屬累民。臣於入闈之前。出示嚴禁。不許派累行戶。幷於場中設立支單。如有取用物件者。以單爲憑。方准支給。仍將支單送臣查閱。以杜冒濫。至場內新舊什物。毋論銅錫木瓷等器。俱開造清册。交開封府理事同知經管。留爲下科之用。庶可節省經費。不致貽累官民。以上四條。俱因豫省從前陋習。逐一釐剔飭遵。行司備案。以儆將來。現今已屆武闈考試。一切事務。悉照文闈之例而行。所有臣辦理事宜。理合恭摺奏聞。謹奏。

乾隆三年十月初六日。奉硃批。知道了。應如是辦理者。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奏聞事。竊農田爲生民之本。而樹畜尤王政所先。我皇上重農教稼。一切勸課蓄洩事宜。俱已欽遵辦理。實力奉行。查豫省小民。率多狃於目前。不知種樹爲天地自然之大利。凡路旁田畔。村尾溝頭。籬邊屋角。間隙沙薄之地。頗多荒棄。殊爲可惜。臣於上年欽奉上諭事案內。即將應行種樹之處具奏。荷蒙硃批。令臣酌量試行。欽此欽遵。臣隨飭地方官。責成鄉地老農。多方勸諭。自桑柘榆柳以至棗梨桃杏之屬。遇有間隙之地不可種穀者。各就土性所宜。隨處栽植。加意培養。今各府查報。一年之內。實在成活之樹木。共計一百九十一萬三百一十四株。茲當冬末春初。再加申勸。期於遞年

加增。所有今歲栽樹成活數目。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睿鑒。謹奏。

乾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奉上諭。農田爲生民之本。樹畜尤王政所先。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三曰園圃。毓草木。可以知所當務矣。朕御極以來。軫念民依。於勸農教稼之外。更令地方有司。化導民人。時勸樹植。以收地利。以益民生。今覽尹會一所奏。是豫省一年之內。已種樹一百餘萬之多。朕思中州。接壤畿輔。爲南北往來之衝。並未聞有教民種植。滋事煩擾之處。安見豫省之法。不可倣行於他省耶。可將此傳諭各省撫。善體朕心。勉力爲之。以副朕望。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奏明接濟直省米石。仰祈睿鑒事。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准戶部咨、開。直隸布政使張鳴鈞條奏、預籌民食一摺。部議行令直督孫嘉淦詳籌地方情形。酌量倉儲盈虛。有須採買。卽咨商河東二省巡撫、確勘該省米價民情。如可協濟。一面辦理。一面具摺奏聞。等因。臣查河北彰、衞、懷三府。夏秋之交被水。雖旋獲有秋。而窪地未免稍減。兼之鄰省歉收。商販絡繹不絕。糧價未平。若再加官買。不獨市價更昂。有礙民食。且恐商販居奇。必致採辦維艱。但普天率土。莫非朝廷赤子。今直隸歉收。來春民食缺乏。自宜共思籌畫。以資接濟。應於附近水次州縣內。將存倉之穀。碾米十萬石。以爲直隸來春糶借之用。其辦運事宜。悉照夏間運麥之例。令各屬碾米運至水次交兌。直隸委員雇船領運。此項撥動穀石。應行補還。以實倉儲。查豫省現在捐收本色。卽可補額。或因爲數頗多。一時不能捐足。亦可於秋收後。酌動司庫地丁銀兩。按照時價買還。毋庸直隸解銀來豫。致多跋涉。除咨督臣孫嘉淦查照辦

理。一面飭令司道派撥碾米兌運外。爲此恭摺奏聞。伏乞睿鑒。謹奏。

乾隆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碾運直省米石。仰祈睿鑒事。竊查接濟直隸米石。原爲出借平糶之需。攸關緊要。而米數又多。若無大員督催。恐致遲誤。隨委河北道張受長就近督理查催。凡所碾米色。務須乾圓潔淨。星速運交。以資接濟。據稱各州縣派米十萬石。已經全數碾完。運赴水次。俟直隸委員到日。即可兌交。再碾穀一石。交米五斗三升。所賸碎米糠粃。向例給與碾戶爲人工飯食之用。實屬寬餘。今因新正。適當百姓閒暇之時。而莊農之家。又各有囤具。遂令各鄉村酌量領穀分碾。貧乏小民。得此碎米糠粃。以餬口濟用。莫不踴躍趨事。是以碾完更速。合併奏聞。伏乞睿鑒。謹奏。

乾隆四年二月初九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爲欽奉上諭事。該臣看得維風礪俗。大化不越乎倫常。勸善旌良。百行莫先於孝弟。茲有安陽縣孝子李國泰、閻有章、許迪濤、石梁縣孝子魏萬侯、曩純孝、等五名。共修庸行。並篤天倫。或孺慕於終身。或尋親於萬里。撫孤全節。罔非推本所生。恤乏周貧。允矣善承厥志。孝思維則。仰聖治之日隆。至性克敦。欣民風之日厚。輿情悉協。褒獎允宜。前據各該縣詳報到臣。隨批布政司存。俟年底彙册呈送核題。茲據布政使范璨、彙造清册。同印甘各結。呈送前來。所當題請旌表。以勵風化者也。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爲欽奉上諭事。該臣看得王道首重人倫。坤貞爲吉。聖朝尤敦教化。名節爲先。茲有祥符縣節婦姚氏等一百六十二口。志矢靡他。義遵從一。表貞心於白首。懿範可風。全冰操於天年。芳徽彌著。跡其苦節均爲閨闈之完人。詢厥輿情。宜膺表揚之大典。前據各該州縣查明詳報到臣。俱批布政司存。俟年底彙册呈送核題。茲據布政使范璨、彙造清册。同印甘各結。呈送前來。理合恭疏題請旌表。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爲欽奉上諭事。該臣看得貞烈、乃閨幃之正氣。表揚實聖主之隆恩。茲有夏邑縣烈婦孟氏、睢州烈女柴十姐、林縣烈婦張氏、武安縣烈女郝秋姐、武陟縣烈婦劉氏、桐柏縣烈婦朱氏、信陽州貞女張氏、等七口。潔並秋霜、明同皦日。捐軀殉節。投繯表從一之心。立志全貞。終身矢不二之念。其有在雍正十三年奉旨禁止之後。殉夫者或遭父母不諒。誓死靡他。或聞媒妁有言。奮身弗顧。均之從容就義。並非無故輕生。宜荷恩褒。以彰教化。前據各該州縣詳報到臣。俱批布政司存。俟年底彙册呈送核題。茲據布政使范璨、彙造清册。同印甘各結。呈送前來。相應題請旌表。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欽奉上諭事。乾隆三年十二月初四日、准禮部咨、開。欽奉上諭。士人以

品行爲先。學問以經義爲重。我皇祖御纂經書多種。紹前聖之心法。集先儒之大成。已命各省布政司敬謹刊刻。聽人印刷。並准坊間翻刻廣行。恐地方大吏。不能盡心經理。則士子購覓仍屬艱難。不獲誦讀。著督撫藩司等善爲籌畫。將士子應讀之書。多爲印發。以爲國家造士育才之助。欽此欽遵。仰見我皇上敦崇實學楷模作人之至意。伏查聖祖仁皇帝御纂周易、尚書、詩經、春秋、康熙字典、性理精義、朱子全書、日講四書、等書。其板俱貯開封府學宮。久經曉諭士子人等。刷印翻刻。並無留難。今奉諭旨。臣復與藩司悉心籌畫。豫省所屬士子。現在各於城鄉就近分社。每社設有社長。爲之月課講貫。前項書籍八種。通共刷印工價銀七兩有零。所費無幾。州縣於養廉之外。本有另給公費銀兩。以備地方公務之用。而振興學校。乃有司之責。酌動公費刷印。按社給發。以備諸生講誦。仍將各書價直。徧行曉諭。如士民有家計饒裕。子弟讀書。情願刷印。俾孤寒後學借觀誦習者。不拘部數。並不需遠赴省城。但由該地方官報明藩司。即先墊項刷發。雖山僻邊隅書賈不到之地。亦可徧爲流布。俾士子潛心經學。以期實用。所有遵旨辦理經書緣由。理合據實覆奏。伏乞睿鑒。謹奏。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欽奉上諭事。欽惟我皇上加意作人。敦崇實學。恭念聖祖仁皇帝御纂經書。爲士子明道經世之本。勅令刊刻廣布。又奉綸音。御纂諸書內。有爲士人所宜誦習。而未經頒發者。著督撫奏請。並准部議。將武英殿等處存貯書目。開單行知。此誠聖天子誕敷文教。千古未有之盛典也。

伏查豫省、如日講四書解義、周易、書經、詩經、春秋性理、朱子全書、久已奉頒翻刻、現在多刷廣布、至十三經、二十一史、經 臣委員在於江蘇購買運回、存貯大梁書院、以及各屬學宮、令士子熟習講貫、臣欽遵諭旨、敬查武英殿御製孝經一部、御註孝經一部、文獻通考紀要一部、國子監大學衍義一部、近思錄一部、均爲士人所宜誦習、而未經頒發、仰懇皇上勅發到豫、刊板流布、庶教澤益廣、而士風益懋矣、爲此奏請、伏乞睿鑒、謹奏、

乾隆四年三月十八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爲公舉理學名儒、從祀文廟、以崇正學、以昭聖化事、竊惟千古道統之傳、賴有躬行之君子、國家崇報之禮、宜施從祀之隆、恩謹查原任工部尚書臣湯斌、忠孝性成、篤志聖學、以愼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躬行心得爲歸、學優筮仕、告養言旋、家居二十餘年、更復折節從師、潛心味道、造詣精深、涵養純粹、衰然推中州巨儒、又設立繪川書院、教誨後學、一時感奮興起、成就最多、及其撫吳、則移風易俗、黜淫祠以正人心、既入朝、則直亮忠誠、侍經筵而盡啓沃、自少至老、無事不從身體力行、直造乎充實而光輝、絕無意見之偏私、亦無門戶之同異、誠先賢之正派、聖世之羽儀也、臣從前歷任江南、親見吳下士民至今思慕、私心景仰已久、洊豫以來、考其遺書、訪之輿論、咸謂斌品行學問、絲毫不詭於正、實爲昭代理學名臣、或以斌尚少著作爲疑、及觀其平日之言曰、學貴日新、今日之所是、異日未必不以爲非、何敢妄作、乃知斌之不輕著書者、正其見道親切、踐履篤實、比之先儒司馬光、范仲淹、許衡、

固均無愧於易名之美謚而其所以發揮聖學者甚大也竊念湯斌昔蒙世宗憲皇帝崇祀賢良恭逢我皇上重道崇儒殊恩疊沛賜謚文正樹立豐碑凡所以優禮而褒嘉之者無不備至伏讀御製湯斌碑文云誠意正心不負生平之所學先憂後樂如親當日之高風天語煌煌至允至當似應陪饗俎豆以表遺徽以光祀典茲據布政使朱定元詳據歸德府睢州闔學廩增附生李中振等公懇將湯斌從祀文廟前來仰請天恩俯允從祀兩廡俾天下讀書學道之人愈堅希聖希賢之志將見正學日隆而士心胥勸聖化之光昭永垂於萬世矣伏祈皇上睿鑒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六月日奉旨九卿議奏欽此

尹少宰奏議卷七

河南疏六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微臣奉職無狀。感召災眚。據實自劾。請賜罷斥。以重封疆事。竊臣草茅微陋。荷蒙皇上天恩。不次超擢。既畀封疆之任。復恤烏鳥之私。殊遇有加。即捐糜頂踵。亦難仰酬高厚。何敢於涓埃未效之時。稍存退避之念。無如臣才庸識闇。限於天賦。心雖無窮。力實難強。撫豫二載以來。謬欲爲農桑樹畜之謀。立興學敷教之本。幸而四境粗安。猶不致於隕越者。實賴聖明在上。訓誨周詳。謹奉遵循。獲叨無事之福。並非臣之才力可以勝任而有餘也。今歲四月中。豫省雨澤愆期。臣即擬請解任。以避賢路。因聞直隸、江南均有缺雨之處。宵旰誠求。焦勞莫釋。苟可竭蹶辦理。未敢增廑天懷。旋即普降甘霖。秋禾被野。正深慶幸。不料依違苟且。頓有非常之災。今數日之內。省城駐劄之地。暴雨連宵。民無甯宇。實爲臣歷任十餘年所未經見者。且致臣母老病孱軀。驚惶憂懼。寢食不安。捫心自問。上無以贊勤聖化。下無以撫綏黎民。外無以保全僚庶。內無以安慰親心。於臣爲不忠。於子爲不孝。於臨下爲不慈。尸位素餐。罪深愆積。遂爾上干天和。顯然示警。若再因循忝竊。不獨重臣曠官之咎。而幷累帝廷知人之明。言念及此。臣不禁悚惶跼蹐。汗淚交流。而無地自容者也。爲此瀝誠籲懇。伏乞皇上立賜罷斥。以儆官邪。以應天變。迅簡賢員。俾豫省早享得人之福。官民幸甚。而臣亦得奉母回籍。以養餘年。益戴聖恩於生生世世

矣。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謹奏。

乾隆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奉上諭。今年豫省麥收未見豐稔。五月間雨澤霑濡。方幸秋成可望。不料六月雨水太多。開封及所屬縣邑。又有水溢之災。朕心深爲軫念。著巡撫尹會一。督率屬員。詳確查明。多方賑恤。毋使一夫失所。若有應免錢糧。及應行緩征之處。查明請旨。或有續報被潦之州縣。亦一體辦理。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爲彙報秋禾被水情形事。該臣看得豫省自五月以來。連得透雨。旱晚秋禾。均各暢茂。忽於六月十二、十三、十六等日。雷雨交作。晝夜如注。兼之山水驟發。一時宣洩不及。平地水深三四尺。低窪地畝秋禾。俱被水淹。官署城垣。倉庫監獄。墩臺營房。橋梁隄岸。壇廟驛號。在在倒塌。而居民房舍。倒塌尤多。先後據開封府之祥符、陳留、杞縣、通許、尉氏、洧川、鄢陵、中牟、陽武、封邱、蘭陽、儀封、鄭州、滎澤、歸德府之鹿邑、虞城、睢州、考城、柘城、彰德府之湯陰、內黃、衞輝府之汲縣、新鄉、輝縣、獲嘉、淇縣、延津、滑縣、濬縣、懷慶府之原武、南陽府之新野、裕州、葉縣、汝甯府之西平、陳州府之淮甯、西華、商水、項城、沈邱、太康、扶溝、許州府之石梁、臨潁、襄城、郾城、長葛、新鄭、等四十七州縣。各詳報被水情形。經臣飛檄布政司。轉飭被水各屬。確查房屋倒塌之戶。動用存公銀兩。分別極貧一兩。次貧五錢。給以修葺之費。其實在窮民餬口無資者。並動常平倉穀。按戶大口三斗。小口一斗五升。先賑一箇月口糧。如有壓傷人口者。加倍賑恤。其有因城鄉一時並淹。糧價昂貴。小民買食維艱者。併令減價平糶。以資接濟。如有水勢消退。已經

淜出者。卽酌借籽粒。諭令速種晚蕎。以冀有收。務期仰體皇仁。加意撫恤。現在民情。俱各安貼。覆查此番被水。或因天雨過驟。消洩不及。或因上游之水。漫及下游。高地早禾。尙屬無礙。低窪處所。被淹較多。其間輕重不等。除飭委員飛赴各州縣。履畝確勘。果否成災。取具册結。另疏具題外。茲據布政使朱定元彙詳前來。所有祥符等州縣被水情形。合先恭疏題報。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七月初二日奉旨。該部速議具奏。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爲續報秋禾被水情形事。該臣看得開封等屬之祥符四十七州縣被水情形。經臣恭疏題報。詎自六月下旬以來。時雨時止。終未久晴。迨二十九日及七月初一二等日。連朝大雨。晝夜不息。以致山水復發。下游消洩不及。低窪地畝秋禾。俱被水淹。城垣民隄等項。多有塌溢。居民廬舍傾圮尤甚。不特從前被水淜出之地。復經淹浸。卽從前未經受水之處。亦報被淹。續據歸德府之商邱、甯陵、永城、夏邑、南陽府之南陽、鄧州、舞陽。汝甯府之汝陽、上蔡、遂平。許州府之禹州。汝州之伊陽等十二州縣。各詳報被水情形。復經臣檄飭布政司轉飭被水各屬。確查房屋倒塌之戶。動用存公銀兩。分別極貧一兩。次貧五錢。給以修葺之費。其實在餬口無資者。並動常平倉穀。按戶大口三斗。小口一斗五升。先賑一箇月口糧。如有壓傷人口者。加倍賑給。併令糴借兼行。以資接濟。務期仰體皇仁。加意撫恤。現在民情安貼。除飭司轉移各道。將漫溢民隄。上緊堵築完固。並委員飛赴各州縣。履畝確勘。是否成災。取具印委各結。分晰另報。具題外。茲據布政使朱定元彙詳前來。所有商邱等州縣續報被水情形。理合恭疏具

題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奉旨。該部速議。具奏。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欽奉上諭。再行恭奏事。乾隆四年七月初八日。准戶部咨、開以祥符等縣被水。上廑聖懷。特頒諭旨。令臣督率屬員。詳確查明。多方賑恤。毋使一夫失所。仰見聖主軫念元元。保赤誠求。至深且切。伏查祥符等縣被水。前經臣據布政司陸續查明具題。自六月二十九日以至七月初一二等日。連朝大雨。積水更增。從前涸出之地。復被水淹。禾黍豆苗。已屬失望。高粱大半不實。且積久霪潦。上淋下泡。衙署城垣。在在場卸。居民房屋倒壞。不可勝計。省城西南一帶。地本低窪。水深數尺。一望汪洋。臣目擊情形。寢食俱廢。隨督同在城各官。將被水村莊。紮筏濟渡。令其城上搭棚居住。或就寺院暫行依棲。一面給以銀錢。先行撫恤。幷飭將常平倉穀糶賑兼行。以濟民食。民情現在安帖。又飭祥符縣。先將城外之水。星夜設法疏消。然後將城內之水。開放城濠。今七月初七日。天氣晴霽。水漸消退。惟是民間房屋。目下倒塌甚多。一時實難修蓋。勸諭富戶。如有空房。雖一椽半舍。亦各就鄰里姻親。暫留棲止。幷遣糧儲道黃叔璥、管河道胡紹芬、署河北道張學林、分往各府。宣布皇仁。安慰撫諭。至所屬州縣。又據續報被淹。其情形大略相同。惟衞輝府城地濱衞河。形如釜底。大雨之後。河水陡長。東西北三門。悉行堵塞。以防水灌。一切本章差使。亦俱阻滯。今水勢漸消。業飭該府縣。一面加意賑恤。以安災黎。一面設法料理。以濟行人。至續報被水之商邱、甯陵、夏邑、汝陽、等縣。已經行司委員查勘。一體妥辦。統俟勘明成災分數。將應

行緩免錢糧之處。具題請旨。臣查豫省兩次被淹。開封、陳州、許州、三府爲重。衞輝、歸德、二府次之。南陽、汝甯、彰德、懷慶、四府被淹州縣尙少。又次之。臣欽遵諭旨。現在督率屬員。多方賑恤。竭力撫綏。以仰副我皇上。不使一夫失所之至意。再沿河水漫之考城、虞城、二邑。亦在被淹之內。業經題報。合併陳明。伏乞睿鑒謹奏。

乾隆四年七月十一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預籌民食事宜。仰祈睿鑒事。竊歉歲以民食爲先。辦理以預籌爲要。仰惟聖主宵旰誠求。如傷廑念。一切賑務章程。固已至周至備。今豫省被水。自應謹奉遵循。而因地隨時。又當先行酌議。敬陳聖鑒。一請免關稅以通商也。案查乾隆二年七月內。欽奉諭旨。遇地方歉收。有藉外省接濟者。卽行奏聞。免收米稅。將此永著爲例。欽此欽遵。在案。伏查祥符等屬。兩次被淹。窪下之地。秋禾已屬失望。高阜之地。收穫分數亦減。自冬至春。爲日正長。民間仰食維殷。而鄰省舟楫可通者。惟江南、山東、二省。江南、則由淮河之正陽關。以達於陳州府之周家口。山東、則由運河之臨淸關。以達於彰、衞、二府之楚王道口等處。仰懇皇上天恩。勅令江南、山東、督撫。如彼地商賈裝載米麥糧食等項。販至豫省糶賣者、其經由之正陽關、臨淸關、免其收稅。仍照例給以照票。令其運至歉收地方。以便糴買。俟明年麥熟後停止。庶商賈爭趨。糧食流通。於豫民有益。至今歲豫省本係歉收。倘外來射利之徒。仍至豫省販運。及本地富商復將米糧潛運出境者。亦請照例暫禁。以裕民食。一及時興工。以代賑也。被水地方。有無業窮民。平

時本係傭工度日。一遇歉歲。毫無所事。專恃朝廷之賑濟。安坐而食。殊非經理之道。查各屬城垣衙署。文廟壇壝。倉庫監獄。河渠隄岸。墩臺營房。考棚驛號。在在傾頹淤墊。除工程無幾地方官民力可能修者、已飭速行興修完固。其有沖塌過多。需費甚繁。實在無力修理者、似應酌動公項。先擇緊要之處。於今冬開春興舉。俾貧民得以力作餬口。已經飭司確估。俟估報到日。分別題咨。亦寓賑於工之一道也。一酌量買運以備賑也。查被水州縣。現貯常平漕社等穀。雖自一萬餘石至二三萬石不等。但受災輕重不同。戶口多寡各異。必須倉有餘糧。而後緩急有備。且豫省陸路居多。轉輸匪易。若不預爲籌及。必致臨期周章。臣已飭查各州縣。現貯穀石。如有不敷。即於本省不被水地方。先就路途稍近。舟楫可通之處。不論常平漕穀。酌撥運用。並動支帑項。委員採買麥穀雜糧。以資接濟。其採買糧食銀兩。及一切搬運腳價事竣。核實分項報銷。如本省撥買不敷。再行另議具奏。一多種菁菜以助食也。夫歉收之歲。米粟皆珍。苟有一物之可食。即可以充一人之腹。而省一分之糧。昨因田禾被淹。已飭各屬酌借籽粒。補種晚蕎。但時屆秋令。恐有佈種不及之處。今又查得蔓菁一物。本係蔬屬。四時皆有。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而秋初所種者。根葉俱良。昔諸葛亮行兵。所止必令軍士種植。取其易長而可食。力省而利溥也。目下正當播種之時。已飭被水州縣。酌量土性所宜。及空閒地畝。即動支存公銀兩。購買菜子。給發貧民。令其廣種蔓菁。以便不時採取。似於民食。不無小補。以上四條。謹就豫省現在情形。先行議辦。此後如有應行事宜。容臣隨時酌議請旨。是否有當。伏乞聖訓。謹奏。

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奉硃批、該部速議、具奏、欽此、戶部議覆四款俱如所請、奉硃批、依議速行、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欽奉上諭、據實具奏事、竊豫省被水、荷蒙天心軫念、屢降綸音、令臣督率屬員、多方撫綏、臣身任地方、敢不殫心經理、竭力補救、仰慰聖懷、謹就現在酌辦事宜、敬陳睿鑒、一、搭蓋棚舍、安插貧民也、查豫省陰雨連旬、低窪處所、一時宣洩不及、上淋下泡、民房傾圮頗多、而省城爲甚、緣省城四面皆高、形如釜底、西南一帶、更爲窪下、貧民房舍、草箔柳椽、土鬆性酥、本不堅固、一經水浸、朽壞不堪、仰蒙聖恩、予以葺屋之費、其在房屋未經塌完、木植尚可添湊者、已陸續修理、至倒塌全無、漂失損壞者、委難補葺、此等貧民、依棲寺院、住宿城頭、露冷風淒、殊堪憫惻、臣委員確查、共有一千餘口、隨與司道等公同設法、擇高阜之地、搭蓋草房、俾令棲止、其餘各屬、據州縣稟報、本地紳商、誼篤桑梓、踴躍好善、情願搭蓋棚舍、以安貧民、已據石梁縣紳商等報輸銀二千六百餘兩、是棲身無所者、現在設法安插、不致失所、至在城兵丁房屋、亦多傾頹、臣飭中軍查明、酌借餉銀、資其修葺、仍令各兵輪流合作、速爲竣工、一、酌借籽種乘時佈麥也、今歲被水地方、秋收失望、來年民食所資、全賴二麥、目下正當播種之候、誠恐無力貧民、籽種維艱、因循坐誤、所係匪輕、業經飛飭各屬、如縣倉原有麥石者、即酌量借給、如無麥石、或糴買分發、或給以麥價、或貸以倉穀、令其通融易用、務期上緊佈種、一律齊全、庶民心有所倚賴、而來年亦早得接濟矣、一、愼選社生協查賑務也、夫士子爲庶民之表、屢蒙皇上諄諄訓誡、以端士習、臣久經

飭令所屬分立社會設以社長實力勸導并示以存心愛物睦婣任卹之大義近來士子頗知向化即如此番被災遂有石梁、蘭陽、寧陵、安陽、武安、臨漳之社生尙璥等感戴皇恩各願輸穀賑濟出粟減糶俱經臣獎勵在案伏念賑恤一事鄉地吏胥捉混冒領弊端百出州縣一人勢難查察雖有委辦之員究非素在地方亦難深悉惟社生身居是鄉知之最切今每邑愼選端謹誠實者數人俟地方官查賑時公同察看如有情弊許其密首有司核實究治俾奸民不致冒賑而眞實窮黎得沾實惠亦施賑之一助也以上三條俱就現在情形斟酌辦理相應奏聞伏乞聖鑒謹奏

乾隆四年八月十六日奉硃批覽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爲漕期瞬屆水災甚重亟爲題請蠲緩截留以甦民困以廣皇仁事竊照豫省本年六月大雨如注以致開歸等屬之祥符四十七州縣各被水災續於七月初四五等日大雨勢若傾盆偏地汪洋復據歸德等屬之商邱十二州縣續報被水俱經臣前後題報一面飛飭各道府分詣各屬督率印委等官偏加查勘併多方撫恤俟勘明成災確數再行題請蠲賑惟是漕糧一項專藉秋收以供輸納今被水地方秋收失望雖高粱間有薄收而米豆無從徵辦兼之漕期轉瞬卽屆亟宜預爲籌畫庶免臨期周章一漕項錢糧米豆應照丁地之例按分數一體蠲免一蠲免之外應納漕項請隨丁地一體按被災輕重分年帶徵一被水勘不成災地方應納漕項請緩至次年麥熟後徵收起解一未經被水州縣應辦漕糧宜截留本省以備賑糶之用以上各條實因豫省此番水災較重不得不仰懇聖恩格

外矜恤而辦漕伊邇。難容遲緩。理合預爲題請。如蒙允准。另將應蠲應緩各數目。按成災分數。逐細扣算。造册送部查核。再查豫省每年起運漕米一十五萬六百餘石。今雖請截留蠲緩。爲數不多。諒無礙天庾支放。而豫省多此米糧。於民生大有裨益。惟額該黑豆七萬石。係八旗餧馬之需。似屬緊要。但豫省大雨正值豆苗初出之時。即未經水淹。亦被雨淋傷。委無收成。伏乞皇上勅令產豆省分採買運交。似屬妥便。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八月二十日、奉旨。著照該撫所請行。該部知道。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爲彙報秋禾被水情形事。該臣看得祥符等州縣被水情形。前經恭疏題報。准部咨行查明被災分數。取具册結具題。行據布政使朱定元詳稱。除淇縣、裕州、被水二三分。勘不成災外。所有勘明成災之祥符等四十四州縣。被災五分以至十分不等。民衞更名等項、共地一十六萬四千九百九十七頃一十八畝零。又中牟縣報墾陞科未入額夾荒地六十七頃四十六畝零。伏查此番被水受淹較重。荷蒙聖心軫念。屢降綸音。場房者給以葺費。乏食者予以口糧。百姓現在安業。惟是自冬至春。爲日正長。眞實窮黎。餬口維艱。應請天恩加賑。如被水尤重之祥符等七縣。應請加賑五箇月。其次則杞縣等二十縣。應請加賑四箇月。又其次則蘭陽等十七州縣。應請加賑三箇月。其五箇月者。自今冬十月開賑。至來年二月止。分作三次散給。其三四箇月者、自今冬十一月十二月開賑。俱至來年二月止。分作兩次散給。臣派委人員。會同地方官預備雙連照票。攜帶烟戶册親至四鄉確查。實在窮民。登造册籍。

截發照票。一給災戶。一存查對。以杜混冒。散賑之時。併令該管道府分往查察。務期無濫無遺。俾災黎均霑實惠。再豫民朝夕饔飧。大都和以雜糧。不盡專資粟穀。其有被災較重地方。倉儲不甚寬裕者。併請將加賑穀石。照各該處穀價。即動地丁銀兩。銀穀兼賑。事竣核實報銷。至有無業窮民。向係傭工度日。賃房居住。前次被水時。即有前往鄰封覓食者。今聞加賑陸續歸來。臣預飭沿途州縣。照例資送回籍。一體給賑。其或因彼處年歲豐收。來春資生有望。不願回籍者。即令該地方官。查明來歷。隨地安插。仍動常平倉穀。按每大口日給穀一升。小口折半。俟來年二月耕作之日止。以期仰副我皇上子惠元元。無使一夫不獲之至意。除被災地畝應行蠲免錢糧數目。另行核題。所有勘明成災頃畝分數。併賑恤事宜。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八月十九日。奉旨。該部速議。具奏。欽此。部議。應如所請加賑。奉旨。依議速行。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爲遵旨速議具奏事。該臣看得商邱等十二州縣。併兩次被水之新野縣。秋禾被水情形。經臣題報。准部咨行查明被災分數。取具册結具題。行據布政使朱定元詳稱。除遂平、禹州、伊陽、三州縣被水三四分。勘不成災外。所有勘明成災之商邱等十州縣。被災五分以至十分不等。民衞更名等項。共地二萬九千七百七十頃三十畝零。又商邱縣報墾陞科未入額夾荒地一頃九十八畝四分。伏查各屬續報被淹之處。受災亦重。應請天恩俯照前題四十四州縣被災之例。一體加賑。量爲區別。如被水較重之商邱等六縣。應請加賑四箇月。被水稍輕之鄧州等四州縣。應請加賑三箇月。俱自今冬十一月十二月、先後開賑。至來年二月止。臣仍派委人員。會同地方官確查。實在窮民。動用倉穀。大口

每月給穀三斗。小口一斗五升賑給。俾災黎均霑實惠。至一切賑恤事宜。及銀穀兼賑之處。俱照前題一體辦理。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旨。該部速議具奏。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爲彙報秋禾被水情形事。該臣看得祥符等州縣。成災分數。賑恤事宜。經臣題報在案。茲據布政使朱定元詳查祥符等四十四州縣。成災分數。業經委勘催實。共成災民衞、更名等地。一十六萬四千九百九十七頃一十八畝零。照依賦役則例核算。共應蠲免地丁銀、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七十三兩零。漕米、三萬一千三百八十石六斗零。漕項銀、一萬二千九百兩八錢零。又中牟縣、雍正十二年報墾陞科尙未入額夾荒地六十七頃四十六畝零。蠲免銀五十五兩四錢零。等情。造册呈詳前來。除册送部外。相應具題。再乾隆三年八月內、欽奉上諭議定之例。被災八分九分十分者、緩徵錢糧。分作三年帶徵。五分六分七分者、緩徵錢糧。分作二年帶徵。等因。查前項成災地畝錢糧蠲緩。固已共沐朝廷浩蕩之恩。而被水州縣內。尙有勘不成災之地畝。一經水淹。收成究屬歉薄。若遽行徵比。誠恐民力拮据。完納不前。仰懇天恩。一併緩至次年麥熟後催徵。其有富家大戶。情願輸納者。仍聽其自便。至淇縣、裕州。雖勘不成災。然曾經被水。收穫亦不爲豐。百姓餬口之外。實無餘糧。均難催令辦賦。謹推廣皇仁。請將勘不成災州縣。未完地丁錢糧。概行緩至次年麥後輸將。以紓民力。相應一併具題。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十月初十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爲遵旨速議具奏事。該臣看得豫省續報商邱等州縣。成災分數賑恤事宜。經臣題准部覆在案。茲據布政使朱定元詳查商邱、甯陵、永城、夏邑、南陽、鄧州、新野、舞陽、汝陽、上蔡、等十州縣。成災民衞更名等地。共二萬九千七百七十頃三十畝零。按照成災分數。照依賦役則例核算。共該蠲免銀三萬四千六百四十四兩五錢零。米一千五百五十八石六斗零。漕項銀一千四十五兩九錢零。又商邱縣雍正十二年報墾陞科尚未入額。夾荒地一頃九十八畝四分。蠲免銀四兩九錢零。等情。造冊呈詳前來。除冊送部外。相應具題。再前項成災地畝錢糧除蠲免外。下賸應納錢糧。應請遵照乾隆三年八月內欽奉上諭議定之例。分作兩年三年帶徵。至商邱等州縣未成災地畝。及遂平、禹州、伊陽、等三州縣。勘不成災地畝。應完錢糧。均係被水之後。民力不無拮据。應照前題祥符等州縣緩徵之例。一併緩至次年麥熟後徵收。以廣皇仁。以紓民力。合併題明。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爲欽奉上諭事。該臣看得秋收分數。例應繕本具題。今據布政使朱定元詳報。嵩縣、盧氏等二縣。秋禾收成。俱有十分。臨漳、武安、涉縣、河內、濟源、孟縣、洛陽、偃師、孟津、宜陽、永寧、新蔡、閿鄉、等十三縣。秋禾收成。俱有九分。河陰、武陟、溫縣、鞏縣、澠池、內鄉、正陽、信陽、汝州、陝州、靈寶、光州、光山、固始、息縣、商城、等十六州縣。秋禾收成。俱有八分。滎陽、氾水、安陽、林縣、淇縣、修武、登封、新安、唐縣、泌陽、

鎮平、桐柏、淅川、確山、遂平、魯山、郟縣、寶豐、伊陽等十九縣。秋禾收成。俱有七分。南召、裕州、禹州、密縣、等四州縣。秋禾收成。俱有六分。以上五十四州縣。統計秋禾收成。實有八分。等情。詳報前來。臣覆查無異。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九月十一日。

尹少宰奏議卷八

河南疏七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遵旨議奏事。乾隆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准戶部咨、開。欽奉諭旨。令臣會同湖廣督撫。商酌轉運楚米。以濟中州之用。仰見聖主宵旰誠求。軫念民食之至意。伏查豫、楚、雖屬接壤。而往來大道。俱係陸路。今被水地方。惟陳、許、開封、等屬爲甚。距楚較遠。間有水路可通襄陽者。類皆淺窄小河。迂迴旋繞。艱於重載。且水陸間雜。未能直達。計程輓運。需費頗多。查豫省被水州縣。現貯常平漕穀。自一二萬以至三萬餘石不等。其未被水之五十屬。秋收頗好。可以通融酌撥。即有倉穀不敷之處。臣於未奉諭旨之前。業經酌量。在於本省成熟地方撥運。並動司庫銀兩。在於光、汝、一帶價賤之處。收買糧食。兼請將未被水之州縣。就近留漕。以資明春糶賑之用。俱經分晰題奏在案。是就中州現在情形而論。本省尚可接濟。毋庸先運楚米。致多糜費。統俟來春視麥收如何。再行酌量請旨。理合據實覆奏。伏乞睿鑒。謹奏。

乾隆四年八月十六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遵旨奏明事。乾隆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據陝西撫臣張楷抄寄、敬陳撥運陝糧接濟豫省一摺。恭錄硃批。昨據尹會一奏報。係屬偏災。本省之米亦足用。可不用楚米。則陝省之

米。似亦可以不必矣。但汝等此奏甚善。既已商之尹會一。彼必奏明也。欽此。查撫臣張楷札稱。陝省連歲豐稔。可以酌撥米十萬石。由黃河運至較之楚省陸運爲便。移商前來。當經臣將豫省倉糧尙可接濟。無庸轉運緣由札覆。今奉諭旨。覆查陝、豫兩省原有河路可通。較之楚省輓輸自易。但豫省被水州縣。間有倉貯不敷之處。業經臣題准銀穀兼賑。幷奏明在於本省豐收地方撥運採買。以備賑糶。又蒙皇仁大沛。將本年通省漕糧蠲緩截留。現在分撥運貯。更爲接濟有資。官民士庶。莫不感戴天恩。是豫省倉糧。目前均屬有備。似仍無庸轉運陝米。以省跋涉。統俟來歲視麥收如何。再爲酌量請旨遵行。理合恭摺奏明。伏乞睿鑒。謹奏。

乾隆四年十月初九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欽奉上諭。恭摺覆奏事。竊豫省夏秋之交。天雨過多。行潦爲患。荷蒙聖明遠照。以省城南門外有乾河涯一道。可以開濬疏導積水。兼設閘洞。以備節宣。特命大學士等寄字與臣。令會同布政使朱定元確勘。妥議辦理。正欽遵勘議間。又准部咨、欽奉上諭。以豫省地方有淮、潁、汝、蔡、諸水。或因故道被湮。或無支河導引。勅令河臣白鍾山、布政使朱定元、同臣細心熟籌。專委管理河道明晰水利之大員。親勘全局。通盤計算。務使一律疏濬深通。又因賈魯河原由江南地方。全注入淮。爲豫省下流之處。復令興修廬、鳳、河渠之欽差大臣同爲留意。仰見聖主軫念民依。無微不至。竊查中州地土疏衍。易於淤墊。河渠川澤。淺澁多虞。先經臣於乾隆二年八月內。檄飭管河道胡紹芬勘得開封府屬之中

牟縣十五里鋪西、賈魯河北岸、隨低就窪。由水匱一帶開新河一段。導入祥符縣境內之淺兒河。又於淺兒河北岸。接開新河三千餘丈。至高家樓東。接入沙河。由陳留、杞縣。遞入睢州之挑河。歷柘城之永利溝。淮寧、鹿邑之老黃河。入渦會淮。可以分殺上源異漲之勢。而開歸南面、陳州北面、凡有雨水。引入該河。均免盈溢之患。再於中牟北岸新河口門。估建石閘一座。視賈魯正河水勢之盈縮以爲啓閉。新河一段。河底較正河留高二尺。俾春冬水弱。正河得蓄底水。以利舟楫。倘遇水小之年。新河水淺。即於秋分前後。酌將鹿邑境內河尾築壩堵截。蓄水其中。以免船隻淺滯。新河開成。不特濱河州縣。旱澇有資。且舟楫通行。商賈可以直抵省城。民間賣賣。皆增利益。如有淤塞之處。地方官於每年農隙之時。即行疏濬。立夏以後開壩放乾宿水。以待汛臨宣洩。如此修舉。不惟去水之患。更可收水之利。農田商賈。裨益實多。緣下游入渦會淮之所。隸屬江南。經臣移咨江省督撫委員會勘在案。茲復檄委胡紹芬查勘全局。據稱省城南門外之乾河涯。即與護城河相通。原係昔年汴河舊跡。年久淤塞。城內之水。無處可洩。議將乾河涯照依故道向東南開挑三千餘丈。穿過護城隄。於高家樓前歸入。現今議估未挑之新河。一併歸淮。城河既通。再將城內積水之區。隨地勢高下。挑濬新渠。盡導注於東南水門而出。但舊有水門一洞。窄小不足宣洩。應再添建水門一洞。俾城內積水。暢流以入護城河。由乾河而歸於新河。再於護城隄出水之處。估建石閘一座。以時啓閉。則城內城外之水。河道既通。宣洩有資。永免沮洳。等情。臣查欲洩省城之水。必開挑南門外之乾河涯。爲洩水之路。欲開挑乾河涯。又必將議挑之賈魯新河。先行疏濬。爲歸宿之途。是兩案之形

勢雖殊而其中之脈絡實相聯貫似應併案疏通及時修舉庶原委暢流方爲妥協臣復與布政使朱定元親加勘視商酌無異除全局水利俟該河道逐一履勘明確會同河臣白鍾山議奏外所有乾河涯應歸於賈魯新河一併疏濬緣由理合繪圖貼說恭呈御覽伏乞聖訓遵行謹奏

乾隆四年十月初九日奉硃批大學士等會同該部議奏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豫省麥田得雪情形仰祈睿鑒事竊豫省當災歉之後明年接濟全賴麥糧前經臣預飭各屬酌借籽粒乘時趕種百姓無不廣爲播植所種麥田萬頃一色實倍於往年惟望雨雪滋培則根本深固自九月以後連得時雨茲於十月二十二三等日省城又得雪五寸有餘臣飛檄通查隨據開封歸德彰德衛輝懷慶河南南陽汝寧陳州許州等十府汝陝光三州所屬陸續呈報十月二十二三等日得雪五六七八寸以及盈尺不等通省普霑倍加優渥於麥苗大有裨益理合奏聞伏乞睿鑒謹奏

乾隆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奏明豫省開賑之期仰祈睿鑒事竊豫省被水地方荷蒙皇仁浩蕩疊沛恩膏場房者給以葺費乏食者予以口糧屬正供而緩輸將免關稅以通商賈流移外出隨地撫安貧壯無依興工助賑且於漕米蠲緩之餘留天庾以接濟草束常額之外增價直以厚民凡斯曠典實爲自古未有官民士庶莫不頂戴聖恩感極而泣查被水州縣應賑月分前經題明五個月者於十月開賑四

個月三個月者於十一二月、先後開賑。昨兵部右侍郎臣雅爾圖到豫。移商於臣。將十一二月開賑者。均趲早半個月給散。更於貧民有益。臣隨飭遵照。茲據各屬稟報。除加賑五個月者、已於十月半前散賑外。其三四個月者、亦於十月半後次第開賑。民情現俱安貼。再豫省麥田得雪。富戶米糧陸續出糶。且各處施賑。貧民無需買食。近今糧價。日漸平減。合併奏聞。伏乞睿鑒。謹奏。

乾隆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河南巡撫、今授副都御史、臣尹會一謹奏。爲恭謝天恩事。竊臣才庸識陋。仰荷皇上隆恩。畀以封疆重任。三載以來。愆尤叢集。實緣限於材質。黽勉竭蹶。惟此耿耿愚衷。勿欺勿貳。乃臣所夙夜常懷冰淵懍矢者也。頃被言臣劾論。卽蒙聖明洞照。矜臣之短諒。臣之心。特賜曲全。來京另用。旋蒙簡授副都御史。聞命之下。感激涕零。莫知所措。惟幸日近天顏。益當遷善改過。勉效芻蕘一得之愚耳。俟新撫臣雅爾圖到任。臣卽交印起程。惟是臣母年逾七旬。老病時發。前荷聖慈憫。臣孤苦、俾得近地就養。值此隆冬途次。朝夕堪虞。今擬送歸原籍。臣卽星馳入覲。恭謝天恩。理合繕摺具奏。伏乞睿鑒。謹奏。

乾隆四年十二月初六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尹少宰奏議卷九

燕臺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尹會一謹奏。爲綸音宜歸畫一、以昭信從事。臣攷、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蓋以發號施令。爲政治之所關。而人主之一言。天下之人屬耳目焉。故協於克一。而後天下信之。萬民從之。誠不可不愼也。臣前月面奉上諭。各部司官中。頗有年力老邁。不能辦事之員。該堂官多以無甚過失。姑爲優容。不知此輩久占員缺。凡才具可用者。轉令壅滯。無缺可補。應將現任司員老邁者。甄別沙汰。令其休致。此等素餐之人。仍得原品回籍。亦非過刻之舉。欽此欽遵。六部正在舉行沙汰。令又奉旨。江西饒州府知府張鍾、人年老。著照例以京員改補。欽此。伏思知府改補京員。例應以員外郎補用。夫現在司員沙汰年老之人。而張鍾卽以年老補用司員。不惟無以服現在沙汰之員之心。而旬日之間。綸綍互異。所關於政治者匪細。用人爲立政之根本。而王言卽信從之歸極。有所異同。何以昭畫一之法守乎。我皇上日理萬幾。雖聰明天縱。詎能纖悉不遺。拾遺之任。端有賴於臣工。臣愚請嗣後凡降諭旨。例應覆奏。務令述旨之大臣。斟酌無異。始行頒發。倘有前後不符。及未便奉行之處。許其面請聖訓。較正畫一。以儆封駁之遺意。則王言一出。昭蕩平之治。而無偏黨之虞。凡厥臣庶。信從恐後矣。臣言是否有當。伏冀皇上睿鑒施行。謹奏。

乾隆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奉硃批此奏甚是著內閣存記至張鍾可否仍補部員之處大學士會同該部驗明具奏欽此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尹會一謹奏爲瀝陳下悃懇恩養親事竊臣叨沐天恩簡佐風紀上年臘月自河南起程因臣母老病時發順道護送回籍調理曾經奏明荷蒙俞允原擬今年春夏之際病體稍痊迎養京邸以遂烏私茲接家信知臣母近來飲食減少徹夜不眠心神益加恍惚動履甚屬艱難臣驚聞之下中夜徘徊伏念微臣褓襁失怙臣母苦節四十餘年仰事俯育備極艱辛康熙五十九年奉旨旌表節孝乾隆二年更蒙聖慈垂憐特頒諭旨加恩軫恤今年已七十四歲臥病在籍臣自筮仕以來歷任內外母子相依未嘗遠離現今兩地睽隔不能親侍湯藥實切風燭之懼仰懇皇上俯鑒微忱准臣回籍養親照例開缺臣年齒未衰供職有日聖恩高厚仰報靡極爲此具奏請旨臣不勝悚惶戰慄之至謹奏

乾隆五年閏六月二十三日奉旨尹會一准回籍養親欽此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回籍養親臣尹會一謹奏爲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乾隆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直隸督臣高斌差官齎到皇上恩賜臣母李氏御製詩幅匾額對聯全福臣隨郊迎至家臣母李氏率闔家虔設香案望闕叩頭恭謝天恩訖伏念臣早年失怙孤苦伶仃臣母守節撫養備極艱辛於康熙五十九年奉旨建坊旌表節孝臣亦幸忝科名仰荷世宗憲皇帝拔置銓曹旋膺外任復蒙我皇上不次超擢署理廣東巡撫又念臣母年逾七旬難以前往調任河南巡撫俾得就近迎養臣母欽奉恩詔得受誥封

臣奉職毫無報効蒙恩矜全簡佐風紀給假養親遭逢聖世疊沐隆恩已爲逾分今侍母家居忽承曠典寵錫天章日星同麗雲漢爲昭鄉閭父老扶鳩觀化莫不歡欣太息共仰聖天子推恩錫類之深仁誠爲史册所希聞千載所罕覩臣家以孤根薄植何克當此稠疊之殊榮臣母驚喜交加不禁感深流涕年當風燭永懷銜結臣欲報春暉心彌向日勉思樹立寤寐難安謹赴宮門恭謝天恩伏祈皇上聖鑒謹奏

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回籍養親、臣尹會一謹奏爲恭謝天恩事竊臣於本月二十四日、詣闕叩謝御賜復蒙恩賞臣母李氏上用寧紬二匹貂皮十張又賜臣克食一盤臣母子疊荷寵榮銜結曷既今恭逢皇太后萬壽臣謹隨班叩首慶賀卽於本日恭捧御賜回臣本籍所有微臣感激私忱理合奏謝天恩伏祈聖鑒謹奏

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臣尹會一謹奏爲敬陳下悃仰祈睿鑒事竊臣守制在籍欽奉上諭工部侍郎員缺著尹會一補授俟服闋來京赴任欽此臣跪讀之下感激涕零伏念臣家世寒微三歲失怙獨依寡母訓誨多年幸得通籍盛朝備員中外恭逢我皇上以孝治天下錫類施仁率土莫不霑被臣更仰沐聖天子格外之恩有加無已臣母年邁則調近地以就養臣母病深則准回籍以終養臣母鄉居三載之後猶荷天章寵錫賞賚嘉多俾風燭餘生得受殊榮以樂天年而歸泉壤此皆臣母所爲永懷銜結而臣銘心刻骨欲效捐糜雖

在畎畝不能一日稍忘者也迺者臣母既卒未屆大祥重荷恩綸早擢貳卿之秩復蒙優恤仍伸人子之情是聖主教孝作忠所以體臣心而勵臣節者無微不至矣臣雖無知靈於草木思報春暉之德尤切葵向之心一俟服闋即匍匐宮門恭請聖訓以供驅策今遵定制應於本年十月初二日服闋爲期尙需七月伏祈皇上另簡賢員佐理部務庶要缺不致久懸而微忱亦得自靖矣理合繕摺具奏仰祈睿鑒謹奏

乾隆十一年閏三月初十日奉上諭歸宣光著署理工部侍郎事欽此

尹少宰奏議卷十

江蘇疏

工部右侍郎、臣尹會一謹奏。爲恭謝天恩事。乾隆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奉上諭。崔紀現在丁憂。提督江蘇學政。著工部侍郎尹會一去。欽此。臣聞命之下。感悚交深。念知識之迂疎。荷恩綸之稠疊。本以孤寒下士。司衡文獻名邦。敢不勉效馳驅。益加敬愼。以圖仰報高深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奏謝天恩。伏祈睿鑒。謹奏。

乾隆十一年十月二十日。

工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臣尹會一謹奏。爲欽承問察之明訓。敬抒草野之見聞。伏祈睿鑒事。竊臣賦性遲鈍。未諳時務。叨蒙皇上加恩錄用。兩覲天顏。恭請聖訓。仰蒙垂諭諄諄詢及民生要務。臣直抒愚忱。詞不別白。重荷溫綸。勖以坐言起行。謹就奏對所及。條列以聞。伏候皇上採擇。一、樹畜之教宜申也。夫三代而後。籌畫足民。田里難制。惟有樹畜可以講求。今之州縣。非不奉行。但種樹非難。成樹爲難。必須立法保守。乃有成功。在古、宅不毛者有里布。不樹者無椁。山林川澤。官爲民守。盜樹木者有罰。取之必以其時。誡以民愚無知。非示以厲禁。則取用者既不待其滋長。而盜竊又復公行。翦伐無時。必至盡耗其利而後已。大抵村落之中。一望平蕪。率多窮困。林木蔥翳。定多富饒。此固顯而易見者。雍正年間奉文行令

大路栽樹。於今成行垂蔭者有之。稀疎殘缺者亦有之。總由經理之州縣。或善或不善也。蓋實心經理。則三年成活。十年收效。若經理無術。雖年年驅民補種。而盜竊隨之。徒見其煩。無濟於事。故卽樹畜之多寡。可驗州縣之能否。應請責令各州縣。隨時立法。勸諭鄉民。凡遇隙地。各隨土性。廣行種植。培養得宜者。獎勵之。擅行盜竊者重罰之。仍於歲底。將種過成活數目。册報上司衙門備案。該管道府。於因公巡歷之時。就便查驗。如有虛捏情弊。詳報督撫記過。勒限補種。如仍虛應故事。題參議處。是乃樹畜課實。以裕財用之道也。一禮儀之節宜明也。夫章服本有定制。婚葬亦有恆規。載於大清會典、祇因卷帙繁重。見者殊寡。承平日久。奢靡成風。婚禮踰等。葬不稱家。甚至鼓樂喧闐。俳優雜沓。以悅人之耳目。有終年所入。不足以償繁費者。有多方稱貸以從事者。苟或從儉。則流俗嗤爲鄙吝。民志之不定也實甚。制節謹度。嚴辨上下。卽可因而足用。所謂禮以養人爲本。莫要於此。我皇上御極以來。卽命臣工酌定禮書。期於簡易可行。固已洞悉民情矣。迄今尚未頒發。而田間遇有吉凶之事。愚民蕩於禮法之外。有志之士。遵依朱子家禮。又苦時異勢殊。或滋反古之譏。夫夏殷周制。互有損益者。時也。三代以還。憚於議禮。雖或摭拾成書。幾同虛設。民間無由目覩。何自見諸施行。故儀禮止傳士禮。家禮亦但準士禮爲法也。今定禮書。似宜摘示士禮條分縷晰。俾吉凶大事。服色制度。士民展卷了然。易於遵循。責令州縣。勤加化導。設誠致行。以昭我朝典禮。庶易知簡能。可臻一道同風之盛矣。一舉能之途宜廣也。竊惟牧令之賢否。係乎民生之休戚。故牧令得人。則一州一邑蒙其福。其不能者反是。定例、州縣銓選科甲。需次日久。漸致衰邁。其中有才能出衆之

員。限於科分。未得及鋒而用。伏思國家設科取士。原爲吏治民生起見。與其蹉跎歲月。待用於垂老之年。孰若愼選眞才。驅策於方剛之日。臣愚以爲州縣與所屬之舉人進士。近在咫尺。其居鄉之品行。辦事之才情。見聞必確。請以州縣到任三年爲期。將進士舉人中之眞知灼見。才品優裕者。保舉一人。註明所長。由府司督撫考驗。送部引見。恭候皇上欽定。命往各省。差委試用。既於州縣得人。又於吏部銓選無礙。至所保人員。果能稱職陞遷。卽將原保之州縣議敍。示勸。其有劣蹟被劾者、照濫舉例議處。如此。則保舉者既有非人之罰。又有得人之賞。非至不肖。誰肯舍己徇私。卽或有之。更可因一人之不肖。而知兩人之不肖也。似與察吏之道。大有裨益。一選拔之才宜酌用也。教化之道。學校爲先。選拔一途。多有可觀。蓋由學臣既衡其文。又審其人。身判書言。殆於兼之。非同糊名易書。取決於一日之長也。現停六年選拔之例。大概因仕途壅滯。必須於照例應選各項員缺之外。再思所以疏通之法。而後可以時加選拔。查訓導例選歲貢。其中龍鍾者居多。文既荒疎。教亦寡術。較之拔貢。大相懸殊。臣思歲貢選授訓導。領憑之時。督撫驗其年力未甚衰邁者、多准給憑赴任。今應酌定。三年報滿。予以原品休致。所遺之缺。卽以拔貢與歲貢對選。則一命之榮。既足以償寒氈功苦。而三年易任。亦不至貽誤儒林。其或有精力未衰。學問優裕。課士有方者。則由該州縣具結保留三年。申明學臣核奪。庶歲貢無所屈抑。而選拔人才。得廣其仕進之途矣。以上四條、或經條奏而格於部議。或部議准行而民罔聞知。或現在奉行而宜求成效。要之承宣德意。化洽士民。責在州縣。所當重其權。而久任之。政績卓有可觀。地方實被其福者、增秩晉階。以寵異之。而勿遽遷

其官庶牧令無傳舍之思而民生獲教養之益矣臣七年畎畝目覩情形謹以草野之見聞管蠡之窺測謬陳聖聽是否有當伏祈皇上睿鑒施行謹奏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奉硃批大學士會同九卿詳議具奏欽此

工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臣尹會一謹奏爲奏聞事竊臣前奉聖訓江蘇風氣浮薄不獨衡文爲重並當敦崇實行作養眞才臣敬謹祗遵訪得常州府陽湖縣屬有布衣名是鏡者、品端學邃居於江陰縣接界之舜山教授生徒安貧樂志不事聲華此等務實山人不比在庠諸生自宜格外優禮以示鼓勵臣前住劄江陰相距不遠隨減從造廬見其人年近五旬舉止言動大有儒者氣象臣於謀面之頃得其梗槩謹先奏聞容臣再加體察如果才堪適用另行奏請欽定伏祈睿鑒謹奏

乾隆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工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臣尹會一謹奏爲敬敷小學之教嚴立課試之規用昭令甲廣育人材事竊臣少習舉業未知爲學之序四十以後始信小學一書爲脩身大法做人樣子沈潛反復愈覺其味無窮必明乎此而後學爲人子學爲人臣循循於忠孝廉節之行可以消除驕惰病根不至隨所居所接而長其有裨於世道人心儲才致用甚切亦甚大臣奉簡命視學江蘇考試常、淮、揚三府通、海二州俱以之開示諸生諄諄誥誡不遺餘力及覆試童生試以小學論其中率多含糊甚且不敢指爲誰氏之語殊堪詫異伏念小學一書歷經乾隆八年十一年奉旨俞允大學士禮部議定飭下學臣覆試童生八股雖

佳。而論旨違悖。仍予斥落。幷飭府縣覆試。一體懍遵。著爲功令。固已申命再三矣。士子猶罔聞知。蓋因向來止憑四書文定去取。遂視小學論爲虛應故事。一時難以盡行斥落。必再加明白曉諭。然後法在必行。臣今復將定例申明。嚴飭教官。勒限三月。令招覆童生。將小學一書講明切究。試其論不失旨。方准入學。倘仍前玩忽。定行斥落。斷不姑容。幷通飭府州縣。嗣後覆試。務遵定例。實在奉行。俾文勝之地。定趨向而昭法守。皆曉然於明倫敬身之教。須臾離之而不可。終身由之而不盡。漸焉摩焉。可望實學通才輩出於聖明之世。而爲邦家之基。此臣所欲勉竭寸心。不敢不以所學爲政。而上報主知者也。所有臣嚴立課程。奉行小學緣由。恭摺奏聞。伏祈睿鑒。謹奏。

乾隆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工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臣尹會一謹奏。爲恪遵諭旨。經義務求實學。解部宜省虛文。仰祈睿鑒事。乾隆元年四月內、奉上諭。各省學臣。職在勸課實學。則莫要於宣揚聖教。以立士子之根柢。每科歲按臨時。預飭各該學。確訪生童中。有誦讀御纂諸經者。或專一經。或專他經。著開明册報。俟考試文藝之後。該學政就四經中。斟酌舊說。有所別異處。摘取數條。另期發問。只令依義條答。不必責以文采。有能答不失指者、所試文稍平順。童生即予入泮。生員即予補廩。以示鼓勵。欽此欽遵。仰見我皇上尊經造士之盛心。臣按試常州諸郡。查向來考取經解。與原奉諭旨。尚有未符。其册報應試。答不失指者、率多提等。不聞即予補廩。是所重仍在文采。而不在經義也。又令一等生員。概補經解。竟似凡列優等者盡能記誦傳說。

其實不過於覆試時照另期發問之條抄錄經解同原卷解部是成具文矣且以具文強人則不得不另生枝節蓋一等生員中或有習禮記者自不便使之填寫他經又不敢獨闕此卷因於奉旨四經發問之外別取未定之禮說以塞白更覺不倫在學政惟期解部之卷不致參差在士子視爲虛應故事沿襲成風遂同兒戲臣愚以爲治事之道惟務其實不可稍涉虛假苟一事虛假則事事皆難立誠考官之於士子勢將有言弗信而令弗從者其有關於人心政教也似微而實彰理應恪遵諭旨惟於册報生童另期發問經義有能答不失指者即以經解二字印記卷面衡其文藝之平順與否酌予補廩入泮以鼓勵窮經之士其不在册報者原係憑文拔取不必令其概補經解以致眞贋混淆則考試既省虛文而部臣亦可核實矣但解卷相沿已久恐干部駁其各省應否一體通飭之處伏祈皇上勅部議覆施行謹奏

乾隆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禮部議覆應如所請奉旨依議欽此

工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臣尹會一謹奏爲請復學政舊規關防內外杜絕弊端事竊臣按試各府兢兢以遴才剔弊爲心汰去員役務期署內肅清幷飭提調官等嚴行查訪幸無事端然閱歷既多細加體驗更思由末而探其本夫察弊之法不恃耳目之能周而賴紀綱之可守絕弊之方欲止覬覦之冒貢務禁徑竇之相通此考試生童所以必嚴內外關防也而關防之所由紊實自學臣點名給卷始相沿日久不知起自何時迄今彌封拆號雖發提調官然當提調官點名之後學臣又復親自點名給卷此時學臣與生童既已覿面傳呼猶謂有所不知誰其信之且學臣自顧考成即皆奉公守法而點名給卷必

不止孑然一身。隨侍人役。賢愚不等。內而與閱卷之人。居處相狎。外而與應考生童。咫尺相近。又當深夜朦朧之際。雜遝紛然。最易生弊。故苟有可乘之隙。則人思行險僥倖。即萬萬無可猜疑。而棍徒猶得指稱傳題等弊。偶爾撞合。遂貽口實。童生受其愚者、正復不少。皆由於點名時。內外混淆。不能隔絕之所致也。夫學臣親自點名。固非起於行私。未必不因提調之難信。而欲越俎查弊。不知弊即由此而生。實不如酌復舊規之爲得矣。伏查學政全書內開。學政按臨各府考試。例由府官點名拆號。提調送考。生員聽點。該州縣提調官於大門外。查照手冊唱名。隨牌引至儀門外。搜檢畢。府提調官點名給卷。等語。是點名、給卷、拆號。原皆提調之事也。學臣衡文於內。固不得與生童相接。提調官點名給卷於外。自可盡心防範。立法本自詳密。鄉會科場。現在遵行。故弊端尙少。乃學政衙門。竟侵提調點名給卷之權。或以有私而犯科條。或以無心而滋物議。比年以來。上廑宸衷。屢加戒飭。明正典刑。猶蹈覆轍。推求致弊之由。莫要於此。應請勅下各省學臣。考試生童。務照科場規制關防。在內專意衡文。其點名給卷大堂。以外諸務。俱聽提調官辦理。不得干預。如有暗通關節。私竊名器。不能徹底澄清。此其弊由於內。惟該學政是問。其或撞騙招搖。賄通傳遞。不行訪拏究治。此其弊由於外。惟該提調是問。即遵照雍正五年九卿奉上諭。學政與提調相爲表裏。定例從重治罪。庶乎人知警惕。各守官方。內外之關防嚴密。可以杜絕弊端。雖有不肖之學臣。亦難於營私。而公明廉潔者。更得專靜衡文。無虞混淆矣。至學政教訓士子。向來點名時。本不暇及。其詣學講書。及定案發落之時。仍可照常辦理。爲此具奏。伏祈睿鑒施行。臣謹奏。

乾隆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工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臣尹會一謹奏、爲察舉布衣、仰祈睿鑒事。竊臣前聞陽湖縣布衣是鏡、品端學邃、授徒於江陰縣之舜山、樂志安貧、人鮮知者。臣曾造廬親訪、謀面之頃、見其舉動不苟、言論通達、業經奏明、再加細察。今臣科試既竣、由江寧回江陰、復見其人、遂與講求修己治人之道、無不井井有條、明理而兼曉事、蓋心慕邵雍、而願學以終身者。臣觀其資性聰穎、表裏相符、允爲適用通儒、應請皇上不次迪簡、以勵士風、爲此據實舉奏、伏祈睿鑒施行、謹奏。

乾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工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臣尹會一謹奏、爲恭謝天恩事。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准禮部劄開、十月十九日、奉上諭、直省學政、已屆更換之期、順天學政呂熾、江蘇學政尹會一、安徽學政觀保、俱著仍留原任、欽此欽遵、竊臣孤根薄植、歷任中外、未效寸長、荷蒙皇上特達之知、擢居卿貳、旋命督學江蘇、人文重地、當以寡昧凡材、夙夜兢兢、惟懼失墜、衡文力崇典雅、而僞體未盡別裁、教士務尚樸誠、而子衿未能丕變、明小學以養正、而心知其意者猶難、訪潛德以興賢、而聞風而起者蓋寡、一載以來、雖勉竭駑力以從事、實返躬自問而多慚、現在科試既竣、報滿候代、復蒙皇上特賜留任、聞命之下、感激悚惶、竊思臣之志學迂疎、久在聖明洞照之中、乃疊荷天恩、栽培器使、臣獨何心、寧敢自棄、惟有恪遵面奉訓旨、正己率士、以勉爲身教之從、敦實去華、以仰企天章之化耳、理合奏謝、伏祈睿鑒、謹奏。

乾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吏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臣尹會一謹奏。爲恭謝天恩事。乾隆十三年五月初二日、准吏部劄開。內閣奉上諭。吏部侍郎員缺。著尹會一補授。仍留學政之任。欽此。臣隨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竊臣質本凡庸。學復疎淺。荷蒙皇上特達之知。簡佐冬官。甫經受事。旋命視學江蘇。涖任以來。夙夜兢兢。自惟涓埃未效。臣衷之悚惕彌深。恭承寵命特頒。聖明之眷顧靡已。叨陪銓部。仍忝文衡。聞命自天。感恩無地。伏念吏部掌建邦之典。官首六卿。侍郎居小宰之班。職勤八法。責任既重。報稱彌難。臣何人斯。膺茲殊遇。惟有於學政事宜。謹遵面奉諭旨。倍加策勵。益竭駑駘。務期士尚樸誠。文歸雅正。以仰報聖主隆恩於萬一。所有感激下忱。理合奏謝。伏祈皇上睿鑒。謹奏。

乾隆十三年五月初六日

吏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加二級。臣尹會一謹奏。爲君恩未報。臣病垂危。齎志哀鳴。仰祈睿鑒事。竊臣秉性愚魯。起家孤弱。由雍正二年進士。蒙世宗憲皇帝簡用銓曹。洊歷運使。重荷皇上不次拔擢。巡視兩淮鹽政。旋授河南巡撫。內用副都御史。尤臣終養。得遂烏私。復蒙特賜臣母李氏御製詩章。匾額對聯。下賁里門、更屬曠典。乾隆十一年三月。臣在苫次。奉旨補授工部侍郎。仍俟服闋赴任。以禮使臣有加無已。身非草木。敢忘馳驅。臣於十月服闋。赴京供職。甫及五日。奉命視學江蘇。又於十三年四月、奉上諭。補授吏部侍郎。仍留江蘇學政之任。疊荷君恩。高厚已極。即捐糜頂踵。亦難仰報於萬一。是以勉竭愚忱。

宣揚聖化。歷試江蘇諸郡。誓以小學立教。俾文勝之區。皆知孝弟忠信安詳恭敬之義。敦實行而遠浮華。此臣之所夙夜不遑。上答主知者也。詎臣力不從心。積勞成病。於六月二十六日、考試蘇州、太倉、二屬生童。感冒風寒。轉成瘧疾。猶且不敢偷安。校射竣事。七月十一日、按試松江。十五日、痰湧氣塞。醫藥罔效。從此永辭帝世。圖報無由。臣有二子。舉人嘉銓。廕生啓銓。均屬駑駘下質。不能繼臣未了之志。惟願我皇上立政行仁。以任賢爲本。以納諫爲要。始終一意立誠。於臣下之竭誠者、登之庸之。其有不誠者、退之遠之。疑信不淆。則喜怒咸宜。賞罰各當。人心孚而政本益固矣。臣將死哀鳴。語無倫次。伏祈皇上睿鑒施行。爲此具本。謹具奏聞。

乾隆十三年七月日、奉旨尹會一患病溘逝。知道了。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該部知道。欽此。

尹少宰奏議十卷。國朝尹會一撰。會一字元孚。號健餘。博野人。雍正元年進士。官終工部侍郎。是編爲其門人張受長所次。卷一爲兩淮疏。卷二至卷八爲河南疏。卷九燕臺疏。卷十江蘇疏。凡九十一篇。皆案其歷官先後編輯。乾隆四十四年。因黃檢刊刻其祖黃廷桂奏疏謬妄。奉有銷燬大臣已刻奏疏之命。獨公此書板片。特命發還。以其疏發交部議者多。且備載硃批。與黃廷桂奏疏止載嘉獎而不載訓飭者不同也。公講學以程朱爲宗。播諸政事。俱奏成效。嘗自言。治法不本於三代。皆苟道也。其自任如此。今觀其籌鹽務。禁酒麴。設社學。務農桑。辦賑撫。諸疏平易切實。不務浮名。故所歷治地。皆以名宦請祀。蓋公之得於所學者深矣。光緒十一年乙酉三月十三日、王灝謹識。

尹少宰遺書四十九卷。奏議十卷。文集七卷。讀書筆記六卷。健餘劄記四卷。四鑑十六卷。呂語集粹四卷。附年譜二卷。予校而讀之。歎公之學。純粹篤實。不愧爲立德者矣。我朝蠡博間。以實學自樹立者、爲顏習齋李恕谷。公生習齋之鄉。得交恕谷。篤志正學。不混流俗。通籍後。與名卿賢士大夫遊。學益密以粹、躋卿貳、任封圻。實政在民。名垂信史。跡其平生遭際。與顏李顯晦有殊。而束身以禮。步趨軌範。則後先同揆。其篤信儒先。恂恂謙抑之懷。顏李對之。猶多讓也。然顏李書。世知尊尚。公之學。罕有傳者。豈其興廢有數與。抑以顏李剏厲振拔。自闢門徑。人喜而樂從。公循先儒成轍。庸近無奇。故傳者少與。聞祁州南鄙。公讀書故蹟在焉。予過其里。父老往往道公之佚事。則其德行道誼。自有不沒於人心者。此書傳、使世之誦法顏李者、益廣。以公之學。所成不益大哉。公之書。待訪者尚有講習錄。從宜錄。詩草。撫豫條教。尺牘。尹氏家譜。賢母年譜。重訂小學纂注。近思錄集解。若干卷。光緒十一年乙酉、五月十五日、王灝謹識。

王雲五主編

議書集成初編

尹少宰奏議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著者 尹會一

編者 張受長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陳敬衡）

孫子十家註卷七

軍爭篇曹公曰兩軍爭勝李筌曰爭者趨利也虛實定乃可與人爭利王皙曰爭者爭利得利則勝宜先審輕重計迂直不可使敵乘我勞也張預曰以軍爭爲名者謂兩軍相對而爭利也先知彼我之虛實然後能與人爭勝故次虛實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

李筌曰受君命也遵廟勝之算恭行天罰張預曰受君命伐叛逆

合軍聚衆

曹公曰聚國人結行伍選部曲起營爲軍陳梅堯臣曰聚國之衆合以爲軍王皙曰大國三軍總三萬七千五百人若悉舉其賦則總七萬五千人此所謂合軍聚衆張預曰合國人以爲軍聚兵衆以爲陳

交和而舍

曹公曰軍門爲和門左右門爲旗門御覽作期旗以車爲營曰轅門以人爲營曰人門兩軍相對爲交和

李筌曰交間和雜也合軍之後彊弱勇怯長短向背間雜而作之力相兼後合諸營壘與敵爭之杜牧曰周禮以旌爲左右和門鄭司農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旗表之以敍和出入明次第也

交者言與敵人對壘而舍和門相交對也　賈林曰舍止也士衆交雜和合而止於軍中趨利而動梅堯臣曰軍門爲和門兩軍交對而舍也　何氏曰和門相望將合戰爭利兵家難事也　張預曰軍門爲和門言與敵對壘而舍其門相交對也或曰與上下相交和睦然後可以出兵爲營舍故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

莫難於軍爭

曹公曰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　杜佑曰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軍門謂之和門兩軍對爭交門而止先據便勢之地最其難者相去促近動則生變化（據通典補）　杜牧曰於爭利害難也　梅堯臣曰自受命至此爲最難　張預曰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

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

曹公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也　杜佑曰敵途本迂患在道遠則先處形勢之地故曰以患爲利　杜牧曰言欲爭奪先以迂遠爲近以患爲利誑紿敵人使其慢易然後急趨也　陳皞曰言合軍聚衆交和而舍皆有舊制惟軍爭最難也苟不知以迂爲直以患爲利者卽不能與敵爭也　賈林曰全軍而行爭於便利之地而先據之若不得其地則輸敵之勝最其難也　梅堯臣曰能變迂爲近轉患爲利難也　王晳曰曹公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晳謂示以遠者使其不虞而行或奇兵從間道

出也。何氏曰。謂所征之國路由山險。迂曲而遠。將欲爭利。則當分兵出奇。隨逐鄉導。由直路乘其不備急擊之。雖有陷險之患。得利亦速也。如鍾會伐蜀。而鄧艾出奇先至蜀。蜀無備而降。故下云。不得鄉導。不能得地利是也。張預曰。變迂曲爲近直。轉患害爲便利。此軍爭之難也。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通典知上有先字。非。

曹公曰。迂其途者。示之遠也。後人發。先人至者。明於度數。先知遠近之計也。杜佑曰。已外張形勢。迴從遠道。敵至於應。爭從其近。皆得敵情。誑之以利。據通典補。李筌曰。故迂其途。示不速進。後人發。先人至也。用兵若此。以患爲利者。杜牧曰。上解曰。以迂爲直。是示敵人以迂遠。敵意已怠。復誘敵以利。使敵心不專。然後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後發先至。而得所爭之要害也。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令趙奢往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秦人聞之。悉甲而至。有一卒曰。先據北山者勝。奢使萬人據之。秦人來爭不得。奢因縱擊。大破之。閼與遂得解。賈林曰。敵途本近。我能迂之者。或以羸兵。或以小利。於他道誘之。使不得以軍爭赴也。梅堯臣曰。遠其途。誘以利。款之也。後其發。先其至。爭之也。能知此者。變

迂轉害之謀也。何氏曰。迂途者。當行之途也。以分兵出奇。則當行之途。示以迂變。設勢以誘敵。令得小利。縻之。則出奇之兵。雖後發亦先至也。言爭利須料迂直之勢出奇。故下云分合爲變。其疾如風是也。張預曰。形勢之地。爭得則勝。凡欲近爭便地。先引兵遠去。復以小利啗敵。使彼不意我進。又貪我利。故我得以後發而先至。此所謂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也。趙奢據北山而敗秦軍。郭淮屯北原而走諸葛是也。能後發先至者。明於度數。知以迂爲直之謀者也。

故軍爭爲利。軍爭爲危。通典作衆爭爲危。鄭友賢同。按注云。本作衆爭爲危。是故書正作軍也。

曹公曰。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杜佑曰。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也。言兩軍交爭。有所奪取。得之則利。失之則危也。據通典補。李筌曰。夫軍者。將善則利。不善則危。杜牧曰。善者。計度審也。賈林曰。我軍先至。得其便利之地則爲利。彼敵先據其地。我三軍之衆馳往爭之。則敵佚我勞。危之道也。梅堯臣曰。軍爭之事。有利也。有危也。又一本作軍爭爲利。衆爭爲危。何氏曰。此又言出軍行師。驅三軍之衆。與敵人相角逐。以爭一日之勝。得之則爲利。失之則爲危。不可輕舉。張預曰。智者爭之則爲利。庸人爭之則爲危。明者知迂直。愚者昧之故也。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原本舉作故。誤。今據通典改正。按鄭友賢亦云。衆爭爲危者。下所謂舉軍而爭利也。

曹公曰。遲不及也。杜佑曰。遲不及也。舉軍悉行爭赴其利。則道路悉不相逮。李筌曰。輜重行遲。

賈林曰。行軍用師。必趨其利。遠近之勢。直以舉軍往爭其利。難以速至。可以潛設奇計。迂敵途程。敵不識我謀。則我先而敵後也。　梅堯臣曰。舉軍中所有而行。則遲緩。　王晳曰。以輜重故。　張預曰。竭軍而前。則行緩而不能及利。

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曹公曰。置輜重。則恐捐棄也。　杜佑曰。委置庫藏。輕師而行。若敵乘虛而來。抄絕其後。則己輜重皆悉棄捐。　李筌曰。委棄輜重。則軍資闕也。　杜牧曰。舉一軍之物行。則重滯遲緩。不及於利。委棄輜重。輕兵前追。則恐輜重因此棄捐也。　賈林曰。恐敵知而絕我後糧也。　梅堯臣曰。委軍中所有而行。則輜重棄。　王晳同曹公註。　何氏同杜佑註。　張預曰。委置重滯。輕兵獨進。則恐輜重爲敵所掠。故棄捐也。

是故卷甲而趨。通典趨下有利字者衍。日夜不處。

曹公曰。不得休息罷也。

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杜佑曰。若不慮上二事。欲從速疾。卷甲束仗。潛軍夜行。若敵知其情。邀而擊之。則三軍之將。爲敵所擒也。若秦伯襲鄭。三帥皆獲是也。

勁者先。罷原本作疲。非也。杜佑云。罷音疲。是其初所用字。者後。其法十一而至。通典作十而一至。曹公曰。百里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以爲擒。杜佑曰。百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爲擒也。彊弱不復相待。卒十有一人至軍也。罷音疲。原本復作伏。卒作率。今改正。李筌曰。一日行一百二十里。則爲倍道兼行。行若如此。則勁健者先到。疲者後至。軍健者少。疲者多。且十人可一人先到。餘悉在後。以此遇敵。何三將軍不擒哉。魏武逐劉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諸葛亮以爲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言無力也。是以有赤壁之敗。龐涓追孫臏。死於馬陵。亦其義也。杜牧曰。此說未盡也。凡軍一日行三十里爲一舍。倍道兼行者再舍。晝夜不息。乃得百里。若如此爭利。衆疲倦。則三將軍皆須爲敵所擒。其法什一而至者。不得已必須爭利。凡十人中。擇一人最勁者先往。其餘者則令繼後而往。萬人中先擇千人。平旦先至。其餘繼至。有巳午時至者。有未申時至者。各得不竭其力。相續而至。與先往者。足得聲響相接。凡爭利必是爭奪要害。雖千人守之。亦足以拒抗敵人。以待繼至者。太宗以三千五百騎先據武牢。竇建德十八萬衆而不能前。此可知也。陳皞曰。杜說別是用兵一途。非什一而至之義也。蓋言百里爭利。勁者先。疲者後。十中得一而至。九皆疲困。一則勁者也。賈林曰。路遠人疲。奔馳力盡。如此則我勞敵佚。被擊何疑。百里爭利。愼勿爲也。梅堯臣曰。軍日行三十里而舍。今乃晝夜不休行百里。故三將軍爲其擒也。何則。涉途既遠。勁者少。罷者多。十中得一至耳。三將軍者。三軍之帥也。王晳曰。罷羸也。此言爭利之道。宜

近不宜遠耳。夫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苟日夜兼行。百里趨利。縱使一分勁者能至。固已困乏矣。卽敵人以佚擊我之勞。自當不戰而敗。故司馬宣王曰。吾倍道兼行。此曉兵者之所忌也。或曰。趙奢亦卷甲而趨二日一夜。卒勝秦者何也。曰。奢久幷氣積力。增壘遣間。示怯以驕之。使秦不意其至。兵又堅。奢又去閼與五十里而軍。比秦聞之。又發兵至。非二三日不能也。能來是彼有五十里趨敵之勞。而我固已二三日休息。士卒不勝其佚。且又投之險難。先據高陽。奇正相因。曷爲不勝哉。

何氏曰。言三將出奇求利。委軍衆輜重。卷甲務速。若晝夜百里不息。則勁者能十至其一。我勞敵佚。敵衆我寡。擊之未必勝也。敗則三將俱擒。以此見武之深戒也。張預曰。卷甲猶悉甲也。悉甲而進。謂輕重俱行也。凡軍日行三十里則止。過六十里已上爲倍道。晝夜不息爲兼行。言百里之遠。與人爭利。輕兵在前。輜重在後。人罷馬倦。渴者不得飲。饑者不得食。忽遇敵則以勞對佚。以饑敵飽。又復首尾不相及。故三軍之師。必皆爲敵所擒。若晉人獲秦三帥是也。輕兵之中。十人得一人勁捷者先至。下九人悉疲困而在後。況重兵乎。何以知輕重俱行。下文云五十里而爭利則半至。若止是輕兵。則一日行五十里。不爲遠也。焉有半至之理。是必重兵偕行也。

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通典半至上有以字。）

曹公曰。蹶猶挫也。杜佑曰。蹶猶挫也。前軍之將。已爲敵所蹶敗。李筌曰。百里則十人一人至。五十

里十人五人至挫軍之威不至擒也言道近不至疲　杜牧曰半至者凡十人中擇五人勁者先往也　賈林曰上猶先也　梅堯臣曰十中得五猶遠不能勝　王晳曰罷勞之患減於太半止挫敗而已　張預曰路不甚遠十中五至猶挫軍威況百里乎麾上將、謂前軍先行也或問曰唐太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亦能克勝者何也答曰此形同而勢異也且金剛既敗衆心已沮迫而滅之則河東立平若其緩之賊必生計此太宗所以不計疲頓而力逐也孫子所陳爭利之法蓋與此異矣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通典此下有云以是知軍爭之難、

曹公曰道近至者多故無死敗也　杜佑曰道近則至者多故不言死敗勝負未可知也古者用師日行三十里步騎相須今徒而趨利三分之二至　李筌曰近不疲也故無死亡　杜牧曰三十里內凡十人中可以六七人先往也不言其法者舉上文可知也　梅堯臣曰道近至多庶或有勝　王晳曰計彼我之勢宜須爭者或亦當然雖三分二至蓋其精銳者之力未至勞乏不可決以爲敗故不云其法也　張預曰路近不疲至者太半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庶幾可以爭勝上三事皆謂舉軍而爭利也

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曹公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　杜佑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委積芻草之屬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無輜重

者。闕所供也。袁紹有十萬之衆。魏武用荀攸計。焚燒紹輜重。而敗紹於官渡。無糧食者。雖有金城。不重於食也。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故漢赤眉百萬衆無食。而君臣面縛宜陽。是以善用兵者。先耕而後戰。無委積者。財乏闕也。漢高祖無關中。光武無河內。魏武無袞州。軍北身遁。豈能復振哉。杜牧曰。輜重者。器械及軍士衣裝。委積者。財貨也。陳皞曰。此說委軍爭利之難也。梅堯臣曰。三者不可無。是不可委軍而爭利也。王晳曰。委積謂薪鹽蔬材之屬。軍恃此三者以濟。不可輕離也。張預曰。無輜重則器用不供。無糧食則軍餉不足。無委積則財貨不充。皆亡覆之道。此三者謂委軍而爭利也。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

曹公曰。不知敵情謀者。不能結交也。李筌曰。預備也。知敵之情。必備其交也。杜牧曰。非也。豫。先也。交。交兵也。言諸侯之謀。先須知之。然後可交兵合戰。若不知其謀。固不可與交兵也。陳皞曰。曹說以爲不先知敵人之作謀。卽不能預結外援。二說並通。梅堯臣曰。不知敵國之謀。則不能預交鄰國以爲援助也。張預曰。先知諸侯之實情。然後可以結交。不知其謀。則恐翻覆爲患。其鄰國爲援。亦軍爭之事。故下文云。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是也。

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曹公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樹所聚者爲林。坑塹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衆水所歸

而不流者爲澤。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則不能行師也。通典作堆者爲險。水草坑塹者爲沮。餘同。按此通典誤也。御覽塹作坎。與張預注同。梅堯臣曰。山林險阻之形。沮澤濘淖之所。必先審知。張預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木聚者爲林。坑坎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凡此地形。悉能知之。然後可與人爭利而行軍。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通典無能字者。脫。御覽導作道。

杜佑曰。不任彼鄉人而導軍者。則不能得道路之便利也。李筌曰。入敵境恐山川隘狹。地土泥濘。井泉不利。使人導之。以得地利。易曰。即鹿無虞。則其義也。杜牧曰。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轅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邱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園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出入之相錯者。盡藏之。然後不失地利。衞公李靖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林。密其聲。晦其跡。或刻爲獸足。而却履於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於蓁薄。然後傾耳以遠聽。竦目而深視。專智以奪事機。注心而視氣色。覩水痕則知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辨來寇之驅馳。故烽火莫若謹而審。旌旗莫若齊而一。賞罰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敵之動靜。而我有備也。敵之機謀。而我先知也。陳皞曰。凡此地利。非用鄉人爲導引。則不能知地利也。梅堯臣曰。凡邱陵原衍之向背。城邑道路之迂直。非人引導。不能得也。何氏

曰。鄉導略曰從禽者。若無山虞之官。度其形勢之可否。則徒入於林中。終不能獲鹿矣。出征者。若無彼鄉之人導其道路之迂直。則雖至於境外。終不能獲寇矣。夫以奉辭致討。趨末歷之地。聲教未通。音驛所絕。深入其阻。不亦艱哉。我孤軍以往。彼密嚴而待。客主之勢。已相遠矣。況其專任詭譎。多方以誤我。苟不計而直進。冒危而長驅。蹻險則有壅決之害。醉行則有暴來之鬬。夜止則有虛驚之憂。倉卒無備。落其彀中。是乃擁熊虎之師。自投於死地。又安能摩逆壘。蕩狡穴乎。故敵國之山川陵陸邱阜之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邑落之寬狹。田壤之肥瘠。溝渠之深淺。蓄積之豐約。卒乘之衆寡。器械之堅脆。必能盡知之。則虜在目中。不足擒也。昔張騫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利善水草處。其軍得以無饑渴。茲亦能獲其便利也。凡用鄉導或軍行。虜獲其人。須防賊謀陰持姦計。爲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始終如一。乃可爲準。厚其殊賞。使之懷恩。豐其家室。使之係心。卽爲吾人。當無翻覆。然不如素畜堪用者。但能諳練行途。不必土人。亦可任也。仍選腹心智勇之士。挾而偕往。則巨細必審。指蹤無失矣。　張預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可知其所利而爭勝。吳伐魯。鄒人導之。以克武城是也。

故兵以詐立。

杜牧曰。詐敵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後能立勝也。　梅堯臣曰。非詭道不能立事。　王晳曰。謂以迂爲直。

以患爲利也。何氏曰。張形勢以誤敵也。張預曰。以變詐爲本。使敵不知吾奇正所在。則我可爲立以利動。

杜牧曰。利者。見利始動也。梅堯臣曰。非利不可動。王晳曰。誘之也。何氏曰。量敵可擊則擊。張預曰。見利乃動。不妄發也。傳曰。三軍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

曹公曰。兵一分一合。以敵爲變也。孟氏曰。兵法詭詐。以利動敵心。或合或離。爲變化之術。李筌曰。以詭詐乘其利動。或合或分。以爲變化之形。杜牧曰。分合者。或分或合。以惑敵人。觀其應我之形。然後能變化以取勝也。陳皞曰。乍合乍分。隨而更變之也。梅堯臣王晳同曹公註。張預曰。或分散其形。或合聚其勢。皆因敵動靜而爲變化也。或曰。變謂奇正相變。使敵莫測。故衞公兵法云。兵散則以合爲奇。兵合則以散爲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焉。

故其疾如風。

曹公曰。擊空虛也。杜佑曰。進退應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進退也。其來無跡。其退至疾也。梅堯臣曰。來無形跡。王晳曰。速乘虛也。何氏同梅堯臣註。張預曰。其來疾暴。所向皆靡。

其徐如林。

曹公曰不見利也　孟氏曰言緩行須有行列如林以防其掩襲　杜佑曰不見利不前如風吹林小動而其大不移　李筌曰整陳而行　杜牧曰徐緩也言緩行之時須有行列如林木也恐爲敵人之掩襲也　梅堯臣曰如林之森然不亂也　王晳曰齊肅也　張預曰徐舒也舒緩而行若林木之森森然謂未見利也尉繚子曰重者如山如林輕者如炮如燔也

侵掠如火

曹公曰疾也　杜佑曰猛烈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如火燎原無遺草　杜牧曰猛烈不可嚮也　賈林曰侵掠敵國若火燎原不可往復　張預曰詩云如火烈烈莫我敢遏言勢如猛火之熾誰敢禦我

不動如山

曹公曰守也　杜佑曰守也不信敵之誑惑安固如山（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駐車也　杜牧曰閉壁屹然不可搖動也　賈林曰未見便利敵誘誑我我因不動如山之安　梅堯臣曰峻不可犯　王晳曰堅守也　何氏曰止如山之鎮靜　張預曰所以持重也荀子議兵篇云圓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言不動之時若山石之不可移犯之者其角立毀

難知如陰

杜佑曰莫測如天之陰雲不見列宿之象（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其勢不測如陰不能覩萬象　杜牧曰如

元雲蔽天。不見三辰。　梅堯臣曰。幽隱莫測。　王晳曰。形藏也。　何氏曰。暗祕而不可料。　張預曰。如陰雲蔽天。莫覩辰象。

動如雷霆。原本作雷震。按鶡冠子曰。動如雷霆。本此。從通典御覽改正。

杜佑曰。疾速不及應也。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疾電不及瞑目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盛怒也。　杜牧曰。如空中擊下。不知所避也。　賈林曰。其動也疾不及應。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　梅堯臣曰。迅不及避。　王晳曰。不虞而至。　何氏曰。藏謀以奮如此。　張預曰。如迅雷忽擊。不知所避。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迅雷不及瞬目。

掠鄉分衆。通典御覽作指嚮。按諸家俱作掠鄉。注云。一本作指向。又王晳云。鄉音向。則所見本異耳。

曹公曰。因敵而制勝也。　杜佑曰。因敵而制勝也。旌旗之所指向。則分離其衆。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抄掠必分兵爲數道。懼不虞也。　杜牧曰。敵之鄉邑聚落。無有守兵。六畜財穀。易於剽掠。則須分番次第。使衆人皆得往也。不可獨有所往。如此則大小強弱。皆欲與敵爭利也。　陳皞曰。夫鄉邑村落。固非一處。察其無備。分兵掠之。　掠鄉一作指向。　賈林曰。三軍不可言遣。故以旌旗指向。隊伍不可語傳。故以麾幟分衆。故因敵陳形。可爲勢此尤順。訓練分明。師徒服習也。　梅堯臣曰。以饗士卒。　王晳曰。指所鄉以分其衆。鄉音向。　何氏曰。得掠物則與衆分。　張預曰。用兵之道。大率務因糧於敵。然而鄉邑之

民所積不多必分兵隨處掠之乃可足用

廓地分利

曹公曰分敵利也　李筌曰得敵地必分守利害　杜牧曰廓開也開土拓境則分割與有功者韓信言於漢王曰項王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刓忍不能與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以天下城邑封功臣天下不足取也三略曰獲地裂之　陳皞曰言獲其土地則屯兵種蒔以分敵之利也　賈林曰廓度也度敵所據地利分其利也　梅堯臣曰與有功也　王晳曰廓視地形以據便利勿使敵專也　張預曰開廓平易之地必分兵守利不使敵人得之或云得地則分賞有功者今觀上下之文恐非謂此也

懸權而動

曹公曰量敵而動也　李筌曰權量秤也敵輕重與吾有銖鎰之別則動夫先動爲客後動爲主客難而主易太一遁甲定計之算明動易也　杜牧曰如衡懸權秤量已定然後動也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如懸權於衡量知輕重然後動也尉繚子曰權敵審將而後舉言權量敵之輕重審察將之賢愚然後舉也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李筌曰迂直道路勞佚餒塞生於道路　杜牧曰言軍爭者先須計遠近迂直然後可以爲勝其計量

之審．如懸權於衡．不失錙銖．然後可以動而取勝．此乃軍爭勝之法也．梅堯臣曰．稱量利害而動．在預知遠近之方則勝．王晳曰．量敵審輕重而動．又知迂直．必勝之道也．張預曰．凡與人爭利．必先量道路之迂直．審察而後動．則無勞頓寒餒之患．而且進退遲速不失其機．故勝也．

軍政曰．

梅堯臣曰．軍之舊典．

王晳曰．古軍書．

言不相聞．故爲鼓鐸．原本作金鼓．通典本作鼓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皆三引作鼓鐸．鄭友賢同．按周官大司馬云．鼓鐸．鐲鐃之用．其作金鼓者．後人依下文改之也．今訂正．

杜佑曰．鐸．金鉦也．原本云．金鉦．鐸也．按鉦鐸皆軍用．形制相近．故杜取以況也．後人既改鼓鐸爲金鼓．故并其注改之．今訂正．聽其音聲．以爲耳候．

梅堯臣曰．以威耳也．耳威於聲．不可不清．

王晳曰．鼓鼙鉦鐸之屬．坐作進退．疾徐疏數．皆有其節．

視不相見．故爲旌旗．

杜佑曰．瞻其指麾．以爲目候．

梅堯臣曰．以威目也．目威於色．不得不明．

王晳曰．表部曲行列．齊整也．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原本作人．避諱改也．當從北堂書鈔太平御覽作民．下同．之耳目也．

杜佑曰．齊一耳目之視聽．使知進退之度．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鼓進鐸退．旌賞而旗罰．耳聽金鼓．目視旌旗．故不亂也．勇怯不能進退者．由旗鼓正也．

張預曰．夫用兵既衆．占地必廣．首尾相遼．耳目不接．故

設金鼓之聲。使之相聞。立旌旗之形。使之相見。視聽均齊。則雖百萬之衆。進退如一矣。故曰。斷衆如斷寡。形名是也。

民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杜佑曰。齊之以法教。使強弱不得相踰。（據通典御覽補。）杜牧曰。旌以出令。旗以應號。蓋旗者。即今之信旗也。軍法曰。當進不進。當退不退者。斬之。吳起與秦人戰。戰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返。吳起斬之。軍吏進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吳起曰。信材士。非令也。乃斬之。梅堯臣曰。一人之耳目者。謂使人之視聽齊一而不亂也。鼓之則進。金之則止。麾右則右。麾左則左。不可以勇怯而獨先也。王晳曰。使三軍之衆。勇怯進退齊一者。鼓鐸旌旗之爲也。張預曰。士卒專心一意。惟在於金鼓旌旗之號令。當進則進。當退則退。一有違者必戮。故曰。令不進而進。與令不退而退。厥罪惟均。尉繚子曰。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將者之過也。言不可賞先登獲雋者。恐進退不一耳。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民之耳目也。（原本民作人。從御覽通典改。變作便。非。）

李筌曰。火鼓夜之所視聽。旌旗晝之所指揮。杜牧曰。令軍士耳目皆隨旌旗火鼓而變也。或曰。夜戰多火鼓。其旨如何。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刻期而戰也。軍襲敵營。鳴鼓然火。適足以警敵人之耳。明敵人之目。於我返害。其義安在。答曰。富哉問乎。此乃孫武之微旨也。凡夜戰者。蓋敵人來襲我壘。

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之法。與陳小同。故志曰。止則爲營。行則爲陳。蓋大陳之中。必包小陳。大營之內。必包小營。蓋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環遶。大將之營。居於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鉤聯。曲折相對。象天之壁壘星。其營相去。上不過百步。下不過五十步。道徑通達。足以出隊列部。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每於十字路口。必立小堡。上致柴薪。穴爲暗道。胡梯上之。令人看守。夜黑之後。聲鼓四起。卽以燔燎。是以賊夜襲我。雖入營門。四顧屹然。復有小營。各自堅守。東西南北。未知所攻。大將營或諸小營中先知有賊至者。放令盡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衆堡燎火。明如晝日。諸營兵士。於是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彊弓。四向俱發。敵人雖有韓白之將。鬼神之兵。亦無能計也。唯恐夜不襲我。來則必敗。若敵人或能潛入一營。卽諸營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輒動。須臾之際。善惡自分。賊若出走。皆在羅網矣。故司馬宣王入諸葛亮營壘。見其曲折曰。此天下之奇才也。今之立營。通洞豁達。雜以居之。若有賊夜來斫營。萬人一時驚擾。雖多致斥候。嚴爲備守。晦黑之後。彼我不分。雖有衆力。亦不能用。

陳皞曰。杜言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人刻期而戰。非也。天寶末。李光弼以五百騎趨河陽。多列火炬。首尾不息。史思明數萬之衆不敢逼之。豈止待賊斫營而已。　賈林曰。火鼓旌旗。可以聽望。故晝夜異用之。　梅堯臣曰。多者欲以變惑敵人耳目。　王晳曰。多者所以震駭視聽。使熱我之威武聲氣也。傳曰。多鼓鈞聲。以夜軍之。　張預曰。凡與敵戰。夜則火鼓不息。晝則旌旗相續。所以變亂敵人之

耳目。使不知其所以備我之計。越伐吳。夾水而陳。越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進。吳師分以禦之。遂爲越所敗。是惑以火鼓也。晉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疎陳之。齊侯畏而脫歸。是惑以旌旗也。

故三軍可奪氣。

曹公曰。左氏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李筌曰。奪氣奪其銳勇。齊伐魯。戰於長勺。齊人一鼓。公將戰。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乃戰。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奪三軍之氣也。　杜牧曰。司馬法。戰以力久。以氣勝。齊伐魯。莊公將戰於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晉將毋邱儉文欽反。諸軍屯樂嘉。司馬景王衒枚徑造之。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噪。擊之可破。既而三噪之。欽不能應。鴦退。相與引而東。景王謂諸將曰。欽去矣。發銳軍以追之。諸將曰。欽舊將。鴦小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王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鴦鼓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果引去。　王晳曰。震懾衰惰。則軍氣奪矣。　何氏曰。淮南子曰。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吳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故奪氣者。有所待

有所乘則可矣　張預曰氣者戰之所恃也夫舍生稟血鼓作戰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若激其士卒令上下同怒則其鋒不可當故敵人新來而氣銳則且以不戰挫之伺其衰倦而後擊故彼之銳氣可以奪也尉繚子謂氣實則鬬氣奪則走者此之謂也曹劌言一鼓作氣者謂初來之氣盛也再而衰三而竭者謂陳久而人倦也又李靖曰守者不止完其壁壘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所謂守其氣者常養吾之氣使銳盛而不衰然後彼之氣可得而奪也

將軍可奪心

李筌曰怒之令憤撓之令亂間之令疎卑之令驕則彼之心可奪也　杜牧曰心者將軍心軍中所倚賴以爲軍者也後漢寇恂征隗囂囂將高峻守高平第一軍峻遣將軍皇甫文出謁恂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今來辭氣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後燕慕容垂遣子寶率衆伐後魏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道武帝斷其來路父子問絕道武乃詭其行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父已死何不遽還寶兄弟聞之憂懼以爲信然因夜遁去道武襲之大破於參合陂　梅堯臣曰以鼓旗之變惑奪其氣軍既奪氣將亦奪心　王晳曰紛亂諠譁則將心奪矣　何氏曰先須己心能固然後可以奪敵將之心故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司馬法曰本心固新氣勝者是也　張預曰

心者。將之所主也。夫治亂勇怯。皆主於心。故善制敵者。撓之而使亂。激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懼。故彼之心謀可以奪也。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奪其本心之計也。又李靖曰。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所謂攻其心者。常養吾之心。使安閑而不亂。然後彼之心可得而奪也。

是故朝氣銳。

孟氏曰。司馬法曰。新氣勝舊氣。新氣卽朝氣也。　陳皞曰。初來之氣。氣方勝銳。勿與之爭也。　王晳曰。士衆凡初舉。氣銳也。

晝氣惰。

王晳曰。漸久少怠。

暮氣歸。

孟氏曰。朝氣初氣也。晝氣再作之氣也。暮氣衰竭之氣也。　梅堯臣曰。朝言其始也。晝言其中也。暮言其終也。謂兵始而銳。久則惰而思歸。故可擊。　王晳曰。怠久意歸。無復戰理。

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通典治作理。此避諱改也。下同。）

杜佑曰。避其精銳之氣。擊其懈惰欲歸。此理氣者。故曹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原本云。曹劌之說是也。無曹劌曰已下文。按此乃合注者改之也。從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氣者。軍之氣勇。　杜牧曰。陽氣生

於子。成於寅。衰於午。伏於申。凡晨朝陽氣初盛。其來必銳。故須避之。候其衰伏。擊之必勝。武德中。太宗與竇建德戰於泥水東。建德列陳。彌亘數里。太宗將數騎登高觀之。謂諸將曰。賊度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按兵不出。待敵氣衰。陳久卒饑。必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陳自卯至午。兵士饑倦。悉列坐石。又爭飲水。太宗曰。可擊矣。遂戰。生擒建德。　陳皞曰。有辰巳列陳。至午未未勝者。午未列陳。至申酉未勝者。不必事須晨旦而爲陽氣。申午而爲衰氣也。太宗之攻建德也。登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盡銳來攻。我當少避之。退則可以騎留之。以明不須晨旦也。凡彼有銳。則如此避之。不然則否。　梅堯臣曰。氣盛勿擊。衰懈易敗。　何氏曰。夫人情莫不樂安而惡危。好生而懼死。無故驅之就臥尸之地。樂趨於兵戰之場。其心之所畜。非有忿怒欲鬬之氣。一旦乘而激之。冒難而不顧。犯危而不畏。則未嘗不悔而怯矣。今夫天下懦夫。心有所激。則率爾爭鬬。不啻諸劇。至於操刃而求鬬者。氣之所乘也。氣衰則息。惻然而悔矣。故三軍之視強寇如視處女者。乘其忿怒而有所激也。是以卽墨之圍。五千人擊却燕師者。乘燕劓降掘冢之怒也。秦之鬬士倍我者。因三施無報之怒。所以我怠而秦奮也。二者治氣有道。而所用乘其機也。　張預曰。朝喻始。晝喻中。暮喻末。非以早晚爲辭也。凡人之氣。初來新至則勇銳。陳久人倦則衰。故善用兵者。當其銳盛。則堅守以避之。待其惰歸。則出兵以擊之。此所謂善治己之氣以奪人之氣者也。前趙將游子遠之敗伊餘羌。唐武德中。太宗之破竇建德。皆用此術。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李筌曰。伺敵之變。因而乘之。　杜牧曰。司馬法曰。本心固。言料敵制勝。本心已定。但當調治之。使安靜堅固。不爲事撓。不爲利惑。候敵之亂。伺敵之譁。則出兵攻之矣。　陳皞曰。政令不一。賞罰不明。謂之亂。旌旗錯雜。行伍輕囂。謂之譁。審敵如是。則出攻之。　賈林曰。以我之整治。待敵之撓亂。以我之清淨。待敵之諠譁。此治心者也。故太公曰。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元默也。　梅堯臣曰。鎮靜待敵。衆心則寧。

王晳同陳皞註。　何氏曰。夫將以一身之寡。一心之微。連百萬之衆。對虎狼之敵。利害之相雜。勝負之紛揉。權智萬變。而措置之胸臆之中。非其中廓然方寸不亂。豈能應變而不窮。處事而不迷。卒然遇大難而不驚。案然接萬物而不惑。吾之治足以待亂。吾之靜足以待譁。前有百萬之敵。而吾視之則如遇小寇。亞夫之禦寇也。堅臥而不起。欒箴之臨敵也。好以整又好以暇。夫審此二人者。蘊以何術哉。蓋其心治之有定。養之有餘也。　張預曰。治以待亂。靜以待譁。安以待躁。忍以待忿。嚴以待懈。此所謂善治己之心。以奪人之心者也。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通典佚作逸。案本書勞佚字皆作佚。御覽亦作佚。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

杜佑曰。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以我之閒佚。待彼之疲勞。以我之充飽。待彼之飢虛。此理人力者也。　李筌曰。客主之勢。　杜牧曰。上文云。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　梅堯臣曰。無困竭人力以自弊。　王晳曰。

以餘制不足善治力也　張預曰近以待遠佚以待勞飽以待飢誘以待來重以待輕此所謂善治己之力以困人之力者也

無要正正之旗要原本作邀案兵書要訣曰孫子稱無要正正之旗謂行軍前後正治故不可要而擊之也左氏曰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其義而互証又案王皙注云本可要擊亦作要從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改正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曹公曰正正齊也堂堂大也　杜佑曰正正者整齊也堂堂者盛大之貌也正正者孤特象也言敵前有孤特之兵後有堂堂之陳必有倚伏詐誘之謀審察以待勿輕邀截也此理變詐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正正者齊整也堂堂者部分也　杜牧曰堂堂者無懼也兵者隨敵而變敵有如此則勿擊之是能治變也後漢曹公圍鄴袁尚來救公曰尚若從大路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此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來逆擊大破之也　梅堯臣曰正正而來堂堂而陳示無懼也必有奇變　王皙曰本可要擊以視整齊盛大故變　何氏曰所謂強則避之　張預曰正正謂形名齊整也堂堂謂行陳廣大也敵人如此豈可輕戰軍政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又曰強而避之言須識變通此所謂善治變化之道以應敵人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邱勿逆御覽作倍背

孟氏曰敵背丘陵爲陳無有後患則當引軍平地勿迎擊之　杜佑曰敵若據山陵依附險阻原本改爲依據邱陵險阻按此注釋高陵勿向句也下背邱勿逆句又有注合注者删之今據通典御覽補正陳兵待敵勿輕攻趨也既地原本作馳勢不便有殽石

之衝也。敵背邱陵爲陳。無有後患。則當引置平地。勿迎而擊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地勢也。杜牧曰。向者仰也。背者倚也。逆者迎也。言敵在高處。不可仰攻。敵倚邱山下來求戰。不可逆之。此言自下趨高者力乏。自高趨下者勢順也。故不可向迎。梅堯臣曰。高陵勿向者。敵處其高。不可仰擊。背邱勿逆者。敵自高而來。不可逆戰。勢不便也。王晳曰。如此不便。則當嚴陳以待變也。何氏曰。秦伐韓。趙王令趙奢救之。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今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從之。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後周遣將伐高齊。圍洛陽。齊將段韶禦之。登邙坂聊欲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便値周軍。卽遣馳告諸營。與諸將結陳以待之。周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步我騎。且却且引。得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竝卽奔遁。張預曰。敵處高爲陳。不可仰攻。人馬之馳逐。弧矢之施發。皆不便也。也諸葛亮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敵從高而來。不可迎之。勢不順也。引至平地。然後合戰。

佯北勿從。

杜佑曰。北。奔走也。敵方戰。氣勢未衰。便奔走而陳却（原本作兵。今從通典改。）者。必有奇伏。勿深入從之。故太公曰。夫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欲以爲變也。（通典作從卒亂。所以多爲變。）李筌杜牧曰。恐有伏兵也。賈林曰。敵未衰。

忽然奔北。必有奇伏。要擊我兵。謹勒將士。勿令逐追。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曰。勢不至北。必有詐也。則勿逐。何氏曰。如戰國秦師伐趙。趙奢之子括代廉頗將。拒秦於長平。秦陰使白起爲上將軍。趙出兵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發卒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陰相殺食。括中箭而死。蜀劉表遣劉備北侵至鄴。曹公遣夏侯惇、李典拒之。一朝備燒屯去。惇遣諸將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不聽。惇等果入賊伏裏。典往救。備見救至乃退。西魏末。遣將史寧與突厥同伐吐谷渾。遂至樹敦。卽吐谷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其主先已奔賀眞城。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攻之僞退。吐谷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回兵奪門。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擒其征南王。俘獲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北齊高澄立。侯景叛歸梁。而圍彭城。澄遣慕容紹宗討之。將戰。紹宗以梁人剽悍。恐其衆之撓也。召將帥而語之曰。我當佯退。誘梁人使前。汝可擊其背。申明誡之。景又命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會戰。紹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敗深入。魏人以紹宗之言爲信。爭掩擊。遂大敗之。唐安祿山反。郭子儀圍衞州。僞鄭王慶緒率兵來援。分爲三軍。子儀陳以待之。預選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內。誡之曰。俟吾小却。賊必爭進。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逼之。既戰。子儀僞退。而賊果乘之。乃

開壘門。遽聞鼓譟。矢注如雨。賊徒震駭。整衆追之。遂虜慶緒。　張預曰。敵人奔北。必審眞僞。若旗鼓齊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不可從之。若旗靡轍亂。人囂馬駭。此眞敗却也。

銳卒勿攻。

李筌曰。避彊氣也。　杜牧曰。避實也。楚子伐隨。隨臣季良曰。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隨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隨師敗績。　陳皞曰。此說是避敵所長。非銳卒勿攻之旨也。蓋言士卒輕銳。且勿攻之。待其懈惰。然後擊之。所謂千里遠鬬。其鋒莫當。蓋近之爾。

梅堯臣曰。伺其氣挫。　何氏曰。如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備舉軍東至。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必大。今但有獎勵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賊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倚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備因夜遁。魏末。吳將諸葛恪圍新城。司馬景王使毋邱儉文欽等拒之。儉欽請戰。景王曰。恪卷甲深入。投兵

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令諸將高壘以弊之。相持數日。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景王乃令欽督銳卒趣合榆。斷其歸路。恪懼而遁。前趙劉曜遣將討羌。大酋權渠率衆保險阻。曜將劉子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中曰。往年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衆。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掃壘而出。遲明設覆而戰。生擒伊餘於陳。唐武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軍。太宗登玉壁城覩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羣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爭。令衆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見暗與我合。後賊食盡夜遁。一戰敗之。又太宗征薛仁杲於折墌城。賊十有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請戰。太宗曰。我卒新經挫衄。銳氣猶少。賊驟勝必輕進好鬬。我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久之。賊糧盡。軍中頗攜貳。其將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杲心腹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令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睺自恃驕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實。冀逞其志。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將。遲明合戰。令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先餌

之。羅睺併軍共戰。玉軍幾敗。太宗親禦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回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羅睺氣奪。於是大潰。又李靖從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宏、率精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宏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出荊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之師。恐不可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與賊戰。孝恭果敗。奔於南岸。張預曰。敵若乘銳而來。其鋒不可當。宜少避之。以伺疲挫。晉楚相持。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以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又唐太宗征薛仁杲。賊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戰咸請戰。太宗曰。當且閉壘以折之。待其氣衰。可一戰而破也。果然。

餌兵勿食。通典作勿貪。按李筌杜牧本皆作食。御覽亦作食。又陳皞云。食字疑或爲貪。則正本故作食也。

杜佑曰。以小利來餌己士卒勿取也。據通典補。李筌曰。秦人毒涇上流。杜牧曰。敵忽棄飲食而去。先須嘗試。不可便食。慮毒也。後魏文帝時。庫莫奚侵擾。詔濟陰王新成率衆討之。王乃多爲毒酒。賊既漸逼。使棄營而去。賊至喜競飲。酒酣毒作。王簡輕騎縱擊。俘獲萬計。陳皞曰。此之獲勝。蓋非偶然。固非爲將之道。垂後世法也。孫子豈以他人不能致毒於人腹中哉。此言喻魚若見餌。不可食也。敵若懸利。不可貪也。曹公與袁紹將文醜等戰。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即知餌兵非止謂寘毒也。食字疑或爲貪字也。梅堯臣曰。魚貪餌而亡。兵貪餌而敗。敵以兵來釣我。我不

可從。王晳曰。餌我以利。必有奇伏。何氏曰。如春秋時。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又如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載土以豆覆其上。鄧宏取之。爲赤眉所敗。曹公未得濟而放牛馬。馬超取之。而公得渡。又如曹公棄輜重。文醜劉備分取之。而爲公所破。又如後魏廣陽王元深、以乜列河、誘拔陵竟來抄掠。拔陵爲于謹伏兵所破。此皆餌之之術也。張預曰。三略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言魚貪餌。則爲釣者所得。兵貪利。則爲敵人所敗。夫餌兵非止謂寘毒於飲食。但以利留敵。皆爲餌也。若曹公以畜產餌馬超。以輜重餌袁紹。李矩以牛馬餌石勒之類。皆是也。

歸師勿遏。

孟氏曰。人懷歸心。必能死戰。則不可止而擊也。杜佑曰。若窮寇退還。依險而行。人人懷歸。故能死戰。徐觀其變。而勿遏截之。原本注云。人人有室家鄉國之往。不可遏截之。徐觀其變而制之。按此似後人所改。從通典御覽訂正。李筌曰。士卒思歸。志不可遏也。杜牧曰。曹公自征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表與繡復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縱自奇兵以下十五字。原本脫。今補正。奇兵步騎夾來。原本作攻。大破之。公謂荀文若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

以知勝矣。梅堯臣曰。敵必死戰。王晳曰。人自爲戰也。勿遏塞之。若猶有他慮。則可要而擊。曹公攻鄴。袁尚來救。諸將以爲歸師。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則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耳。蓋大道來則歸意全。循山來則顧負險。且有懼心也。何氏曰。如魏初曹公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衆。繡與表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公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與吾死地。是以知勝。齊建武二年。魏圍鍾離。張欣泰爲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也。前秦苻堅征晉。至壽春。兵敗還長安。慕容泓起兵于華澤。堅將苻叡、竇衝、姚萇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叡勿從。戰于華澤。叡敗績。被殺。後涼呂宏攻段業於張掖。不勝將東走。業議欲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爲宏所敗。張預曰。兵之在外。人人思歸。當路邀之。必致死戰。韓信曰。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克。曹公既破劉表。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吾是以知勝。又呂宏攻段業不勝。將東走。業欲擊之。或諫曰。歸師勿遏。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不從。率衆追之。爲宏所敗。古人似此者

多。不可悉陳。

圍師必闕。

曹公曰。司馬法曰。圍其三面。闕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杜佑曰。若圍敵平陸之地。必空一面。以示其虛。故使戰守不固。而有去留之心。若敵臨危據險。彊救在表。當堅固守之。未必闕也。此用兵之法。李筌曰。夫圍敵必空其一面。示不固也。若四面圍之。敵必堅守不拔也。項羽坑外黃。魏武圍壺關。卽其義也。杜牧曰。示以生路。令無必死之心。因而擊之。後漢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劫掠吏人。自稱將軍。光武遣臧宮、將北軍數千人圍之。賊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明帝時爲東海王。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小挺緩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卽勑令開圍緩守。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大唐天寶末。李光弼領朔方軍。與史思明戰于土門。賊衆退散。四面圍合。光弼令開東南角以縱之。賊見開圍。棄甲急走。因追擊之。盡殲其衆。是開一面也。梅堯臣同曹公註。何氏曰。如後漢初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總兵討之。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弇先擊祝阿。自晨攻城。未日中而拔。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又朱鮪與徐璆共討黃巾餘賊。韓患據宛乞降不許。因急攻之。連城不克。鮪登山覩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急逼。乞降不受。欲出不得。

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今不如徹圍幷兵入城。忠見圍解。則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破之。又魏太祖圍壺關。下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曹仁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開城遂降。又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尒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同會鄴南。士馬精彊。號二十萬。圍神武於南陵山。是時神武馬二千。步卒不滿三萬人。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縶牛驢。自塞歸道。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張預曰。圍其三面。開其一角。示以生路。使不堅戰。後漢朱雋討賊師韓忠於宛。急攻不克。因謂軍吏曰。賊今外圍周固。所以死戰。若我解圍。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果如其言。又曹公圍壺關。謂之曰。城破皆坑之。連攻不下。曹仁謂公曰。夫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許之必死。令人自守。非計也。公從之。遂拔其城是也。

窮寇勿迫

杜牧曰。春秋時。吳伐楚。楚師敗走。及淸發。闔閭復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漢宣帝時。趙充國討先零羌。羌覩大軍乘輜重欲渡湟水。道隘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

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萬。於是大破之也。　陳皞曰。鳥窮則搏。獸窮則噬。　梅堯臣曰。困獸猶鬬。物理然也。　何氏曰，前燕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等率衆討之。將軍傅顏言之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之道。則未易卒圖也。今圍之於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彊援。不過於十旬。弊之必矣。何必殘士卒之命。而趨一時之利哉。此謂兵不血刃而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五代、晉將苻彥卿、杜重威、經略北鄙。遇虜於陽城。戎人十萬。圍晉師於中野。乏水。軍人鑿井取泥。衣絞而吮之。人馬渴死甚衆。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我今窮蹙。乃率勁騎出擊之。會大風揚塵。乘勢決戰。戎人大潰。此彥卿爲虜十萬所圍。乃窮蹙之寇。遂致死力以求生。戎人不悟之致敗也。　張預曰。敵若焚舟破釜決一戰。則不可逼迫。來蓋獸窮則搏也。晉師敗齊于鞌。齊侯請盟。晉人不許。齊侯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晉人懼而與之盟。吳夫槩王謂曰。困獸猶鬬。漢趙充國言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蓋亦近之。

此用兵之法也。鄭氏遺說法字下有妙字。并述其義。按妙字衍。通典御覽皆無妙字。

孫子十家註卷八

九變篇　曹公曰變其正得其所用九也王皙曰皙謂九者數之極用兵之法當極其變耳逸詩云九變復貫不知曹公謂何爲九或曰九地之變也張預曰變者不拘常法臨事適變從宜而行之之謂也凡與人爭利必知九地之變故次軍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

張預曰已解上文

圮地無舍

曹公曰無所依也水毀曰圮　孟氏曰太下則爲敵所囚　杜佑曰擇地頓兵當趨利而避害也　李筌曰地下曰圮行必水淹也　陳皞曰圮低下也孔明謂之地獄獄者中下四面高也　梅堯臣曰山林險阻沮澤之地不可舍止無所依也　何氏曰下篇言圮地則吾將進其塗謂必固之地宜速去之也　張預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爲圮地以其無所依故不可舍止

衢地合交（原本作交合今從北堂書鈔改正）

曹公曰結諸侯也　李筌曰四通曰衢結諸侯之交地也　賈林曰結諸侯以爲援　梅堯臣曰夫四通之地與旁國相通當結其交也　何氏曰下篇云衢地吾將固其結言交結諸侯使牢固也　張預

曰四通之地旁有鄰國先往結之以爲交援

絕地無留

曹公曰無久止也　李筌曰地無泉井畜牧采樵之處爲絕地不可留也　賈林曰谿谷坎險前無通路曰絕當速去無留　梅堯臣曰始去國始出境猶不居輕地是不可久留也　張預曰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危絕之地過於重地故不可淹留久止也

圍地則謀

曹公曰發奇謀也　李筌曰因地能通　賈林曰居四險之中曰圍地敵可往來我難出入居此地者可預設奇謀使敵不爲我患乃可濟也　梅堯臣曰往返險迂當出奇謀　何氏曰下篇亦云圍地則謀言在艱險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謀不至於害也　張預曰居前隘後固之地當發奇謀若漢高爲匈奴所圍用陳平奇計得出茲近之

死地則戰

曹公曰殊死戰也　李筌曰置兵於必死之地人自爲私鬬韓信破趙此是也　梅堯臣曰前後有礙決在死戰此而上舉九地之大約也　王晳註上之五地竝同曹公　何氏曰下篇亦云死地則戰者此地速爲死戰則生若緩而不戰氣衰糧絕不死何待也　張預曰走無所往當殊死戰淮陰背水陳

是也。從圮地無舍。至此爲九變。止陳五事者。舉其大略也。九地篇中說九地之變。唯言六事。亦陳其大略也。凡地有勢有變。九地篇上所陳者。是其勢也。下則敍者。是其變也。何以知九變爲九地之變。下文云。將不通九變。雖知地形。不能得地利。又九地篇云。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不可不察。以此觀之。義可見也。下既說九地。此復言九變者。孫子欲敍五利。故先陳九變。蓋九變五利。相須而用。故兼言之。

塗有所不由。

曹公曰。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故爲變。　杜佑曰。阨難之地。所不當從也。不得已從之。故爲變也。道雖近而中不利。則不從也。（道雖近已下。原本無者。脫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道有險狹。懼其邀伏。不可由也。　杜牧曰。後漢光武遣將軍馬援、耿舒、討武陵五谿蠻。軍次下雋。今辰州也。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道則路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掘其咽喉。則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乃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溼。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卒。耿舒與兄好時侯書曰。舒前上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　賈林曰。由從也。途且不利。雖近不從。　梅堯臣曰。避其險阨也。　王晳曰。途雖可從。而有所不從。慮奇伏也。若趙涉說周亞夫避殽黽阨陝之間。慮置伏兵。請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是也。　張預曰。險阨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故不可由

也。不得已而行之。必爲權變。韓信知陳餘不用李左車計。乃敢入井陘口是也。

軍有所不擊。

曹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杜佑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利薄也。窮困之卒。隘陷之軍不可攻。爲死戰也。當固守之。以待隙也。杜牧曰。蓋以銳卒勿攻。歸師勿遏。窮寇勿迫。死地不可攻。或我彊敵弱。敵前軍先至。亦不可擊。恐驚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軍。皆不可擊。斯統言爲將須知有此不可擊之軍。卽須不擊。益爲知變也。故列於九變篇中。陳皞曰。見小利不能傾敵。則勿擊之。恐重勞人也。賈林曰。軍可威懷。勢將降伏。則不擊。寇窮據險。擊則死戰。可自固守。待其心惰取之。梅堯臣曰。往無利也。王晳曰。曹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晳謂餌兵銳卒。正正之旗。堂堂之陳。亦是也。張預曰。縱之而無所損。克之而無所利。則不須擊也。又若我弱彼彊。我曲彼直。亦不可擊。如晉楚相持。士會曰。楚人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義相近也。

城有所不攻。

曹公曰。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杜牧曰。操捨華費不攻。故能兵力完全。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蓋言敵於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積糧食。欲留我師。若攻拔之。

未足爲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不可攻也。宋順帝時。荆州守沈攸之反。素蓄士馬。資用豐積。戰士十萬。甲馬二千。軍至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異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故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攸之不從。郢郡守柳世隆拒攸之。攸之盡銳攻之。不克。衆潰。走入林自縊。後周武帝欲出兵於河陽以伐齊。吏部宇文弼進曰。今用兵須擇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之。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師竟無功。復大舉伐齊。卒用弼計以滅齊。國家自元和三年至于今三十年間。凡四攻寇。魏薄攻寇之南宮縣。上黨攻寇之臨城縣。太原攻寇之河星鎮。是寇三城。池浚壁堅。芻粟米石。金炭麻膏。凡城守之資。常爲不可勝之計。以備官軍擊虜。攻既不拔。兵頓力疲。寇以勁兵來救。故百戰百敗。故三十年間。困天下之功力。攻數萬之寇。四圍其境。通計十歲。竟無尺寸之功者。蓋常墮寇計中。不能知變也。

賈林曰。臣忠義重。稟命堅守者。亦不可攻也。梅堯臣曰。有所害也。王晳曰。城非控要雖可攻。然懼於鈍兵挫銳。或非堅實。而得士死力。又剋雖有期。而救兵至。吾雖得之。利不勝其所害也。張預曰。拔之而不能守。委之而不爲患。則不須攻也。又若深溝高壘。卒不能下。亦不可攻。如士匄請伐偪陽。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是也。

地有所不爭。

曹公曰小利之地方爭得而失之則不爭也　杜牧曰言得之難守失之無害伍子胥諫夫差曰今我伐齊獲其地猶石田也東晉陶侃鎮武昌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諸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有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也　梅堯臣曰得之無益者　王晳曰謂地雖要害敵已據之或得之無所用若難守者　張預曰得之不便於戰失之無害於己則不須爭也又若遼遠之地雖得之終非己有亦不可爭如吳子伐齊伍員諫曰得地於齊猶獲石田也不如早從事於越不聽爲越所滅是也

君命有所不受通典上有將在軍三字按蜀諸葛武侯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當是意增成文杜佑沿襲其語所以致誤也

曹公曰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通典作狥拘狥故曰不從中御據通典補　孟氏曰無敵於前無君於後閫外之事將軍制之　李筌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是也　杜牧曰尉繚子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　賈林曰決必勝之機不可推於君命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梅堯臣曰從宜而行也此而上五利也　張預曰苟便於事不從君命夫槩王曰見義而行不待命是也自塗有所不由至此爲五利或曰自圮地無舍至地有所不爭

爲九變。謂此九事。皆不從中覆。但臨時制宜。故統之以君命有所不受。

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原本利上有地字。鄭氏遺說同。按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皆無地字。今從刪。）

杜佑曰。九事之變。皆臨時制宜。不由常道。故言變也。　李筌曰。謂上之九事也。　賈林曰。九變上九事。將帥之任。機權遇勢則變。因利則制。不拘常道。然後得其通變之利。變之則九。數之則十。故君命不在常變例也。　梅堯臣曰。達九地之勢。變而爲利也。　王晳曰。非賢智不能盡事理之變也。　何氏曰。孫子以九變名篇。解者十有餘家。皆不條其九變之目者。何也。蓋自圮地無舍而下。至君命有所不受。其數十矣。使人不得不惑。愚孰觀文意。上下止述其地之利害爾。且十事之中。君命有所不受。且非地事。昭然不類矣。蓋孫子之意。言凡受命之將。合聚軍衆。如經此九地。有害而無利。則當變之。雖君命使之舍留攻爭。亦不受也。況下文言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其君命豈得與地形而同算也。況下之地形篇云。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厥旨盡在此矣。　張預曰。更變常道。而得其利者。知用兵之道矣。

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賈林曰。雖知地形。心無通變。豈惟不得其利。亦恐反受害也。將貴適變也。　梅堯臣曰。知地不知變。安得地之利。　張預曰。凡地有形有變。知形而不曉變。豈能得地之利。

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曹公曰。謂下五事也。九變一云五變。賈林曰。五利五變。亦在九變之中。遇勢能變則利。不變則害。在人故無常體。能盡此理。乃得人之用也。五變謂途雖近。知有險阻奇伏之變而不由。軍雖可擊。知有窮蹙死鬬之變而不擊。城雖勢孤可攻。知有糧充兵銳、將智臣忠、不測之變而不攻。地雖可爭。知得之難守。得之無利。有反奪傷人之變而不爭。君命雖宜從之。知有內御不利之害而不受。此五變者。臨時制宜。不可預定。貪五利者。途近則由。軍勢孤則擊。城勢危則攻。地可取則爭。軍可用則受命。貪此五利。不知其變。豈惟不得人用。抑亦敗軍傷士也。梅堯臣曰。知利不知變。安得人而用。王晳曰。雖知五地之利。不通其變。如膠柱鼓瑟耳。張預曰。凡兵有利有變。知利而不識變。豈能得人之用。曹公言下五事爲五利者。謂九變之下五事也。非謂雜於利害已下五事也。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曹公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行權也。李筌曰。害彼利此之慮。賈林曰。雜一爲親一爲難。言利害相參雜。智者能慮之愼之。乃得其利也。梅堯臣同曹公註。王晳曰。將通九變。則利害盡矣。張預曰。智者慮事。雖處利地。必思所以害。雖處害地。必思所以利。此亦通變之謂也。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曹公曰。計敵不能依五地爲我害。所務可信也。杜牧曰。信。申也。言我欲取利於敵人。不可但見取敵人之利。先須以敵人害我之事。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我所務之利。乃可申行也。賈林曰。在利之時。則思害以自愼。一云。以害雜利行之。威令以臨之。刑法以戮之。已不二三。則衆務皆信。人不敢欺也。梅堯臣曰。以害參利。則事可行。王晳曰。曲盡其利。則可勝矣。張預曰。以所害而參所利。可以伸己之事。鄭師克蔡。國人皆喜。惟子產懼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楚果伐鄭。此是在利思害也。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曹公曰。既參於利。則亦計於害。雖有患可解也。李筌曰。智者爲利害之事。必合於道。不至於極。杜牧曰。我欲解敵人之患。不可但見敵能害我之事。亦須先以我能取敵人之利。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有患乃可解釋也。故上文云。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也。譬如敵人圍我。我若但知突圍而去。志必懈怠。卽必爲追擊。未若勵士奮擊。因戰勝之利以解圍也。舉一可知也。賈林曰。在害之時。則思利而免害。故措之死地則生。投之亡地則存。是其患解也。梅堯臣曰。以利參害。則禍可脫。王晳曰。周知其害。則不敗矣。何氏曰。利害相生。明者常慮。張預曰。以所利而參所害。可以解己之難。張方入洛陽。連戰皆敗。或勸方宵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爲成耳。夜潛進逼敵。遂致克捷。此是在害思利也。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

曹公曰害其所惡也　李筌曰害其政也　杜牧曰惡音一路反言敵人苟有其所惡之事我能乘而害之不失其機則能屈敵也　賈林曰爲害之計理非一途或誘其賢智令彼無臣或遺以姦人破其政令或爲巧詐間其君臣或遺工巧使其人疲財耗或饋淫樂變其風俗或與美人惑亂其心此數事若能潛運陰謀密行不泄皆能害人使之屈折也　梅堯臣曰制之以害則屈也　王晳曰窮屈於必害之地勿使可解也　張預曰致之於受害之地則自屈服或曰開之使君臣相疑勞之使民失業所以害之也若韋孝寬間斛律光高熲平陳之策是也

役諸侯者以業

曹公曰業事也使其煩勞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也　杜佑曰能以事勞役諸侯之人令不得安佚韓人令秦鑿渠之類是也或以奇技藝業淫巧功能令其耽之心口內役諸侯若此而勞　李筌曰煩其農也　杜牧曰言勞役敵人使不得休我須先有事業乃可爲也事業者兵衆國富人和令行也　梅堯臣曰撓之以事則勞　王晳曰常若爲攻襲之業以弊敵也田常曰吾兵業已加魯矣　張預曰以事勞之使不得休或曰壓之以富彊之業則可役使若晉楚國彊鄭人以犧牲玉帛奔走以事之是也

趨諸侯者以利

曹公曰令自來也　孟氏曰趨速也善示以利令忘變而速至我作變以制之亦謂得人之用也　李

筌曰誘之以利　杜牧曰言以利誘之使自來至我也墮吾畫中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晳曰趨敵之間當周旋我利也　張預曰動之以小利使之必趨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通典御覽作恃吾有能以待之也

梅堯臣曰所恃者不懈也

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通典作無恃其不攻吾也恃吾不可攻也御覽兩引并同

曹公曰安不忘危常設備也　杜佑曰安則思危存則思亡常有備　李筌曰預備不可闕也　梅堯臣曰所賴者有備也　王晳曰備者實也　何氏曰吳略曰君子當安平之世刀劍不離身古諸侯相見兵衛不徹警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況守邊固圉交刃之際歟凡兵所以勝者謂擊其空虛襲其懈怠苟嚴整終事則敵人不至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昔晉人禦秦深壘固軍以待之秦師不能久楚爲陳而吳人至見有備而返程不識將屯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虜不得犯朱然爲軍師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使敵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是謂能外禦其侮者乎常能居安思危在治思亂戒之於無形防之於未然斯善之善者也其次莫如險其走集明其伍候愼固其封守繕完其溝隍或多調軍食或益修戰械故曰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又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常使彼勞我佚彼老我壯亦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不戰而屈人之師也若夫莒以恃陋而潰

齊以狎敵而殲虢以易晉而亡魯以果邾而敗莫敖小羅而無次吳子入巢而自輕斯皆可以作鑒也故吾有以待吾有所不可攻者能豫備之之謂也　張預曰言須思患而預防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故將有五危

李筌張預曰下五事也

必死可殺也

曹公曰勇而無慮必欲死鬬不可曲撓可以奇伏中之　李筌曰勇而無謀也　杜牧曰將愚而勇者患也黃石公曰勇者好行其志愚者不顧其死吳子曰凡人之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將也　梅堯臣同李筌註　何氏曰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貴其謀勝也　張預曰勇而無謀必欲死鬬不可與力爭當以奇伏誘致而殺之故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將無策略止能以死先士卒則不勝也

必生可虜也

曹公曰見利畏怯不進也　孟氏曰見利不進（原本無案書內孟氏注每先引曹註下增釋之今據御覽補）將之怯弱志必生返意不親戰士卒不精上下猶豫可急擊而取之新訓曰爲將怯懦見利而不能進太公曰失利後時反受

其殃。　李筌曰。疑怯可虜也。　杜牧曰。晉將劉裕泝江追桓元。戰于崢嶸洲。于時義軍數千。元兵甚盛。而元懼有敗衂。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鬬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衆是以大敗也。　梅堯臣曰。怯而不果。　王晳曰。無鬬志。曹公曰。見利怯不進也。晳謂見害亦輕走矣。　何氏曰。司馬法曰。上生多疑。疑爲大患也。　張預曰。臨陳畏怯。必欲生返。當鼓譟乘之。可以虜也。晉楚相攻。晉將趙嬰齊、令其徒先具舟於河。欲敗而先濟是也。

忿速、可侮也。

曹公曰。疾急之人。可忿怒而侮致之也。原本作侮而致之也。今从御覽改正。　杜佑曰。疾急之人。可忿怒而致死。忿速易怒者。狷戇疾急。不計其難。可動作欺侮。　李筌曰。急疾之人。性剛而可侮致也。太宗殺宋老生而平霍邑。　杜牧曰。忿者。剛怒也。速者。褊急也。性不厚重也。若敵人如此。可以凌侮使之輕進。而敗之也。十六國姚襄攻黃落。前秦苻生遣苻黃眉鄧羌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必忿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襄怒出戰。黃眉等斬之。　梅堯臣曰。狷急易動。　王晳曰。將性貴持重。忿狷則易撓。　張預曰。剛愎褊急之人。可凌侮而致之。楚子玉剛忿。晉人執其使以怒之。果從晉師。遂爲所敗是也。

廉潔、可辱也。

曹公曰。廉潔之人。可汙辱致之也。　李筌曰。矜疾之人可辱也。　杜牧曰。此言敵人若高壁固壘。欲老我師。我勢不可留。利在速戰。揣知其將多忿急。則輕侮而致之。性本廉潔。則汙辱之。如諸葛孔明遺司馬仲達以巾幗。欲使怒而出戰。仲達忿怒欲濟師。魏帝遣辛毗伏節以止之。仲達之才猶不勝其忿。況常才之人乎。　梅堯臣曰。徇名不顧。王晳同曹公註。　張預曰。清潔愛民之士。可垢辱以撓之。必可致也。

愛民、可煩也。

曹公曰。出其所必趨。愛民者。則必倍道兼行以救之。救之則煩勞也。　李筌曰。攻其所愛。必卷甲而救。愛其人乃可以計疲。　杜牧曰。言仁人愛民者。惟恐殺傷。不能捨短從長。棄彼取此。不度遠近。不量事力。凡爲我攻。則必來救。如此可以煩之令其勞頓。而後取之也。　陳皞曰。兵有須救不必救者。項羽救趙。此須救也。亞父委梁。不必救也。　賈林曰。廉潔之人。不好侵掠。愛人之人。不好鬬戰。辱而煩之。其動必敗。　梅堯臣曰。力疲則困。　王晳曰。以奇兵若將攻城邑者。彼愛民必數救之煩勞也。　張預曰。民雖可愛。當審利害。若無微不救。無遠不援。則出其所必趨。使煩而困也。

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

陳皞曰。良將則不然。不必死。不必生。隨事而用。不忿速。不恥辱。見可如虎。否則閉戶。動靜以計。不可喜

怒也。梅堯臣曰。皆將之失。爲兵之凶。何氏曰。將材古今難之。其性往往失於一偏爾。故孫子首篇言將者智信仁勇嚴貴其全也。張預曰。庸常之將守一而不知變。故取則於己。爲凶於兵。智者則不然。雖勇而不必死。雖怯而不必生。雖剛而不可侮。雖廉而不可辱。雖仁而不可煩也。

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賈林曰。此五種之人。不可任爲大將。用兵必敗也。梅堯臣曰。當愼重焉。張預曰。言須識權變。不可執一道也。